老子道德經考異

翼子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老子翼

焦竑撰

本館據漸西村舍
叢刊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老子翼序

夫老子所貴道無爲。故其著書稱微妙。太史公謂其言至深遠矣。老子豈故創爲異說。以滋天下之惑。必使人若其道而化哉。夫亦見所獨到處甚高。故其言始不與世合。夫天地人物。其初果有乎。誠無之也。探造化之根源。發玄微之妙旨。致虛守靜。自有而無。乃可長生久視耳。至若雄雌白黑。剛柔取與。迺其所明御世之術。恬淡無爲之妙也。詎淺淺未深於道者。所能測哉。嘗考軒岐氏之言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則所謂無爲者。蓋有自焉。而非故爲異說者也。迨後世宗老氏者出。羣起而異之。則各持所見。喜爲高論。老氏之書。不爲天下裂乎。吾友焦弱侯氏。深嗜其言。而洞析微旨。於是窮搜博採。取其足以究玄言明至道者。萃以成編。命曰老子翼。蓋可羽翼道德者乎。余因而命工梓之。敍其所自得者附云。

萬歷戊子淸明日王元貞孟起父書

老子翼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眞也者、至以爲譚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亦有以啓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莫逾於兵。而猶然以柔詘也。卽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也者、剛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爲也。柔非卽爲道、而去無爲也近。剛非外於道、而去無爲也遠。故自柔以求之、而無爲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仁義聖智、不至絕而棄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百者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無也。無之無者、是舍有以適無者也。其名爲輓斷。有之無者、是卽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爲歸根。苟物之各歸其根也。卽芸芸並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卽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卽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明有卽無。審知有之卽無也。則爲無爲、事無事。而爲與事、舉不得以礙之矣。斯又何絕棄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也。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譚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如契之有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顧二十年以來、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既久、浸以成疴。偃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歎曰。嚮也、未嘗不非意識、而或思滅識以趣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

心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眞我、而不知無物之非我。皆譚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意見、寂無影響。而余亦幸爲無事人矣。時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間舉以相訊。余以近寤疏之。德孚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爲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徧讀之。得六十有四家。博哉言乎。其間叛道離經之語、雖往往有之。而合者爲不少矣。吟言迴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爲盡容成子書。列子又言谷神不死、爲黃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皆已出也。況余之於斯。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第取前人所疏、手自排纘爲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孚亦方解陰符未竟也。俟其成、當並出以示學者。今姑敍之、藏於家。

時

萬歷丁亥冬仲焦竑弱侯書

老子翼目錄

卷之一　上篇上
卷之二　上篇中
卷之三　上篇下
卷之四　下篇上
卷之五　下篇中
卷之六　下篇下
卷之七　附錄
卷之八　考異

老子翼

采摭書目

洪武御註

開元御註

政和御註

開元疏

開元廣疏義

韓非子 有解老喻老二篇

河上公註

嚴君平指歸

鍾會註

王輔嗣注

鳩摩羅什註

肇法師註

傅奕校定古本　唐太史令。有老子註。今惟古本一篇存。

杜光庭廣聖義　後蜀廣德先生。天復辛酉、著廣聖義五十卷。

陸希聲註　唐相

李約註　唐兵部郎勉子

顧歡註

李榮註

司馬氏論四卷　溫公

王介甫註

蘇子由註四卷　元符庚辰造

陸農師註　宋中大夫。知亳州時造。

張文潛義

呂吉甫註四卷　元豐間進

王補之義　无咎

王元澤註

程俱老子論　見北山集

陳象古註二卷 丞議郎・建中靖國間造・

陳碧虛藏室纂微 熙寧間造

薛致玄纂微開題科文疏

李息齋註 嘉謀・著道德經、先天道德經二解・藏本・

強思齋玄德纂疏二十卷 乾德間造

章安解義十卷 政和間進

江澂疏義十四卷 政和間進

鶴林彭耜集註十八卷

董思靖集解

饒陽李霖取善集

趙志堅疏義

邵若愚直解 本來子・紹興間造・

程泰之註 大昌・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乾道間造易老通言・

趙秉文集解 金禮部尚書

時雍全解

龍興觀碑次解　無名氏

葉夢得解

劉仲平註

劉巨濟註　涇・宋職方郎中・

劉辰翁點校道德經

黃茂材註　知荆門軍事・淳熙間造・

林鬳齋口義　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

白紫清老子解　玉蟾

劉師立節解　眞靜子・紹熙間造・

劉惟永集義　大德間造

丁易東解　石澤・大德間樞密院編修・

吳幼清註　澂

林志堅註

旴江危大有集義

鄧錡道德三解　大德間造

張嗣成訓頌 至治間造

李道純會元 至元間造

杜道堅原旨 當塗人・大德間造・

原旨發揮

薛君采集解 憲・亳州人・考功郎中・嘉靖間造・

王純甫老子億 道・武城人・祭酒、禮部侍郎・嘉靖間造周易億四卷、老子億四卷・

李宏甫解老 載贄・溫陵人・姚安太守・所著有李氏春秋、老子解、莊子內篇解、心經提綱・

焦氏筆乘 余舊讀書所劄記・間及老子者・今悉附入・

老子翼卷之一

明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上篇上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可道、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恒久不變也。母者、產物自此生也。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徼、竅道。物所之孔竅也。又邊際也、歸也。陳景元曰。大道邊有小路曰徼。丁易東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或以無名有名爲讀。或以無與有爲讀。然老子又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是可以無與有爲讀乎。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有常無常有爲讀者。有無欲有欲爲讀者。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語。則於常無常有斷句似也。然老子又曰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子爲證。據老子以讀老子可也。

△程俱論　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己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蘇子由註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爲義而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禮智亦然。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可道。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徼而不知其妙、則麤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變矣。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註　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而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而去。則非常名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爲道而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道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天地之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有無無、則一亦不可得。有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有形也。既謂之一、則雖未有形、且已有名矣。名爲一。而名之者爲二。二與一爲三。萬物

紛紛自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無所不見也。故惟常爲可以觀。方其無欲也。則滌除玄覽而無疵。於此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矣。方其有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於此觀其徼。故曰萬物皆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惟小所以見其妙。惟大所以見其徼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顧其名異而已。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求其所出皆不可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之玄。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於此而已。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李息齋註　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變、至於念念遷謝、俯仰之間未嘗少停。至所謂道、則無始無終。天地有盡、而此道無盡、是之謂常。常之爲道、不可行而至、不可名而得。使其可行、卽非常道。使其可名、卽非常名。自未始有天地、而眞常之理已具於無名之初、故無名爲天地之始。及天地既判、高下之名生、萬物自是而滋、故可以名者物之母也。聖人體眞常之道、以出入於有無之間。故妙者、大道也、無也。徼者、小道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同入而歸於無。吾欲觀其徼、則與徼同出而遊於有。妙卽徼。徼卽妙。有卽空。空卽有。其本同。其末異。故同謂之玄。不獨此也。至於玄之又玄。卽能使衆徼之間無非衆妙、是謂衆妙之門。言其於徼妙有無之間無揀擇而皆妙也。

△筆乘　徼、讀如邊徼之徼。言物之盡處也。晏子曰徼也者德之歸也。列子曰死者德之徼。皆指盡處而言。蓋無之爲無、不待言已。方其有欲之時、人皆執以爲有。然有欲必有盡。及其盡也、極而無所更往、必復歸於無。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雖然、老子亦不得已、爲未悟者言耳。實非舍有以求無也。苟其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無、安得爲無。蓋當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眞無也。故不滅色以爲空、色卽空。不捐事以爲空、事卽空。不然、其所謂無者、爲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爲對無之有。亦惡得謂之常無常有哉。噫、安得知常者、而與之一論此。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傾、不平也。生成形傾和隨、皆以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處上聲。夫音符。

△陸希聲註　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於情。以適情爲美、逆情爲惡。以至善不善亦然。然所美者未必美。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於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無主。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何則。情之所生必由於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無之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爲治者、以情化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聲音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相隨也。於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

不治。萬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固已善。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固已信。不信者吾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無棄物、教無棄人。使在物無惡、在人無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也。是以聖人體無名、則無爲而事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性、若無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物、而不有其用。如百工之爲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而不居其所。夫惟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蘇註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呂註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而欲之。知惡與不善而惡之。然自離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乎道矣。自出於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作於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

相成。有鶴脛之長、而後知有鳧脛之短。有鳧脛之短、而後知有鶴脛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爲是、而百谷爲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爲是、而川瀆爲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爲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爲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聲音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美謂之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惡謂之不善。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爲往來興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於無爲。以常名行教、而教出於不言。事出於無爲、則終日爲而未嘗爲。教出於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心哉。若然者無往不妙。無往不妙、則萬物之作、吾不見其作與作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爲與爲之者。則雖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爲不爲。吾何辭何有何恃哉。此所以功成而不居也。夫有居則有去。在己無居。夫將安去哉。

△陸農師註　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眞美也。善至於無善者、天下之眞善也。眞美離、斯天下皆知美之爲美。眞善散、斯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故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此勢之然也。夫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將以使人冥於眞善、混於眞美、復歸於朴。而與天地爲徒、與造化爲友者矣。若然者、萬物之息、與之入而不逆。萬物之作、與之出而不辭。吾何容心哉。

△王无咎　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於爲與言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爲也、吾亦與之爲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爲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爲。爲然後成。此其序也。

△息齋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爲美、孰爲惡、孰爲善、孰爲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爲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爲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於物之先。順物自然。爲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爲、非我之爲、順物而已、故爲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於末、而居於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

△吳幼清註　五者皆言其偶。獨聲音不言者。蓋止曰闢翕清濁。則人不知其爲言聲音也。言聲音則其

有關翕清濁之相偶自可知。故止言其實而不言其偶也。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爲。以不教而教、故其教無所言。無爲不言、則雖有美有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可與對。若有爲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爲美爲善。而美與惡對、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此。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治去聲。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夫音符。王輔嗣曰。心懷智。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幹。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弱之。

△蘇註　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衒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三者衒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卽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

△呂註　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心焉。故雖縻天下之爵、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聚天

下之財、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於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尙、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民之盜常出於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爲盜矣。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不尙賢者、非遺於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者、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以存諸心、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無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尙、而貨非上之所貴、則爲之非所利、故不敢爲也。夫唯如此、則爲無爲、而無不治也。

△李宏甫註　爭盜之原、聖人啓之也。故上者爭善、其次盜國、皆起於見可欲焉耳。可欲者衆、則民志亂矣、惡能治乎。太上於此、豈眞有以治之哉。亦曰不見可欲而已。夫腹之所以不充者、心累之也。今一不見有可欲可尙可貴之事、則心虛而腹自實矣。骨之所以不剛者、志敗之也。今一不敢爲悖亂爭盜之事、則志弱而骨自強矣。所以然者、無欲故也。夫民生有欲、無知則已。聖人者又日引之使有知也。陳之仁義禮樂。導之法制禁令。設爲宮室衣服車馬冠婚喪祭之事。以啓其無涯之知。而後從而節其無窮之欲。是猶汎濫滔天、而徐以一葦障之也、胡可得歟。太上則不然。常使混混沌沌、無有知也、無有欲也。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爲、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於無爲矣。夫無爲由於無欲。無欲由於無知。夫一人何以能使民之無知哉。曰太上者固自謂未嘗有知也。固不見有可以治乎民者、而使吾心之

欲之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沖、本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羣化皆處後。唯道獨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故不言定處其先。而云似。

△蘇註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徧。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搆也。不流於妄。不搆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則沖者陰陽和也。陰爲虛。陽爲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唯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爲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爲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爲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皦、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者、非可以爲定虛也。

似或存者、非可以爲定存也。盈虛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自生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眞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其爲形器之先可知矣。

△息齋註　道沖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不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而道未嘗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進而必爲之志、挫其銳者不必爲也。未嘗有畏而不爲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爲也。未嘗取善而爲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爲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住於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邵弁註　銳者所以爭、挫其銳則解紛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己言。下二其字以人言。

△宏甫註　夫沖漠而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則失其所以沖漠者矣。故淵乎常止、雖萬流歸之而不見其盈。聖人體道於身、淵深靜遠、無有涯涘、一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示不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於世。同塵以諧於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吾恐此道也、雖黃帝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歟。夫海爲衆流之宗、而海無有也、但見其淵乎而已矣。聖人爲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兮而已矣。彼騁能挾才露光馘衆者、皆自以其有而求通於物者也。非萬物之宗矣。夫惟無其宗者、乃可以爲萬物之宗。而其誰能信之。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性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橐、他各反。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檟、所以受籥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也。屈、鬱也。抑而不申之意。數音朔。屢也。

△蘇註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呂註　夫道冥於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惡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百姓爲芻狗。芻狗之爲物、無所事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者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唯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爲物、唯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者也。則人也而體此道者、言出於不言而已。言無言、則爲無爲可知也。發於聲而爲言。見於事而爲爲。或言或爲、其實一也。何則。言爲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於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

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於不言矣。言出於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無、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不有不無、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爲務也。

△王純甫註　芻狗喻聖人過化之妙。橐籥喻聖人存神之妙。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老子自危自戒之言也。蓋道本不可言、而斥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之以橐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睹其眞、而徒與我嘵嘵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中也虛也無也、不可言且名者也。守此而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爲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於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於道德也。自史遷已然。況其他乎。此卽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老子蓋預知之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谷、喻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谷神。牝能生物。猶前章所謂母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薛君采曰。老子書、其遣詞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於一字之間也。如是謂玄牝。則讀牝如匕、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叶。或隨語生解。既叶玄牝。又指一虛爲玄牝之門。則失之矣。

△蘇註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尙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呂註　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爲亡邪、則緜緜而未嘗絕。以爲存邪、則惡覩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之、無所容心、脗合而已、何勤之有哉。

△杜道堅註　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黃帝書。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爲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蘇註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註　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於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於時、故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於玄牝。玄牝之體、立於谷神之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然則聖人豈以有其身爲累哉。緣於不得已、而物莫之能止、故曰後其身而身先。立於無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

△程俱論　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爲中道夭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生者乎。未之思也。

△息齋註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由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天未嘗愛其施。地未嘗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不變不壞、浩然與天地同流、故於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爲。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所得、以非身爲身。故天下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

故能成人之私物得其私、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治去聲。夫音符。尤、過也。

△蘇註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呂註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爲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爲道、幾於道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蜺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故以心則善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其派爲川谷、其委爲瀆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以動則善時。夫之出於不爭、而以居善地爲本。故曰夫唯

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故無尤。

△吳註　上善若水者。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迺處衆人所惡卑汚之地。故幾於有道者之善也。彼衆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取衆人之所好者爲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有似於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宏甫註　言天下之善者莫善於水。而聖人之善若之。何謂善。蓋凡利於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又未必能澤於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何以見其不爭也。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獨處卑。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順、彼或處逆。衆人處潔、彼或處穢。所處盡處衆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爲上善也。居善地七句、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揣、初委反。遺、唯季反。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文多倒語耳。懼其溢而左右以枝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

△蘇註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呂註　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乎。

△元澤註　持而盈之、有意於有、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爲有、而有之以爲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而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人因時乘理而接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爲己。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於坐蒙憂患、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窅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爲愼、揣銳以爲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於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尙乎是。

△劉師立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息齋註　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爲善也、知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爲得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爲不善。況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莫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物、先喪己心。是爲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如此、況於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載、乘也。營、如經營恒營之營。白虎通曰、營營不定貌、是也。營魄雖滯、載而乘之、言無住著也。訓營爲魂爲衛爲止、皆於義未協。言魂載魄者雖近。但不曰魂載魄。而曰載營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況以此載彼、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滌如水之濯。除如糞之除。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畜、許六反。養也。長上聲。宰、制也。

△蘇註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故雜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眞人、深根固蔕、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鬬。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

致柔、如嬰兒極矣。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雌者、亦不失時而已。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呂註　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不爲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爲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魂與神往來、而魄旁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一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環而無隙之謂也。雖已爲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無爲、如其生之始化、則能無離矣。能無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而能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滌除悔吝、玄覽觀妙、凡動之微、我必知之、而能無疵矣。所以養中者如此、則雖愛民治國、不以事累其心、而能無

爲矣內之滌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爲、則天門開闔、常在於我、而能爲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矣。迨至於無知、則眞知也。是其所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爲天也。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息齋註　載、初也。營、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初造魄、抱魂於魄。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氣之效、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能如兒子乎。超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民、民將自化。故曰能無爲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闔、變化所出。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爲雌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爲。然猶爲靜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爲礙。故曰能無知乎。聖人於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取以爲有。爲而不恃以爲功。長而不自以爲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宏甫註　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神。營魄載之則不神。然則一神焉耳矣。抱元守一、則神魄自不相離。而庶乎知神之爲矣。營、營衞也。夫嬰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專。百無一能也。而其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爲抱一矣。瑕疵未滌、則玄關不開。玄關不開、則形質留閡。滌除玄覽而能無疵、則可爲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爲之。而不能以無爲也。故知抱一者不欲分心以愛民。務愛民者不免役神以治國。是二之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天門開闔、非神其誰主之。而不能以自主

也。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此無他、皆起於不知神之所爲故也。夫神至虛也、虛則自然明白。神至靈也、靈則自然四達。而其誰能離之。然惟其有知也、是以無知。能無知、斯知之矣。有知、則魄載神。無知、則神載魄。神載魄則一。魄載神則二。故不可以有知也。又不可以不知也。知此者是謂玄德。夫玄德深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可有。可爲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宰。嗚呼。盡之矣。

△筆乘　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大氐清虛則魄卽爲魂。住著則魂卽爲魄。如水凝則爲冰、泮則爲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營營、日趨於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體、四大本空。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有爲無、滌情歸性。衆人離之而爲二。我獨抱之而爲一。入道之要、孰切於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於氣、而不以心間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疵、病也。衆人之疵、麤而易除。學者之疵、微而難遣。何以故。道之所謂疵、則學者狃之爲獨見者也。金屑雖精、入眼成翳。以覺爲礙。以解爲縛。可勝病乎。是故當滌除之也。老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不至以輒斷爲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卽愛民治國而能無爲也。所謂爲無爲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卽天門開闔而能爲

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卽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於生之畜之、爲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爲也、爲雌也、無知也、則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德而何。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說亦甚明矣。縱老子者、猶謂其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考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耳。豈不妄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轂、古木反。輪所輳也。考工記曰、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當平聲。埏、始然反。埴、市力反。考工記曰、埏和、埴黏也。和水土燒以爲陶也。半門曰戶。牖、窗也。

△蘇註　竭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呂註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無。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有之爲利、而無無之爲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爲用、而無有之爲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爲無之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以爲有之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吳註　輻、輪之轅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膩者。爲器、謂以水和黏膩之土爲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爲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爲用也。故取三物爲喻。

△薛君采　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卽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令並平聲。爽平聲。差也。行去聲。鳩摩羅什曰。不知卽色之空與聲相空、與聾盲何異。爲聖人爲之。目視外。故云彼。腹實內、故云此。腹、猶易其背之意。不爲目、猶陰符機在目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人不爲。腹知足、

△蘇註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爲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

△呂註　目之所以爲目者、色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爲目、而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爲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爲耳、而無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爲口者、味味而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爲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爲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之貨爲尤甚。腹無知者也。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也。

△息齋註　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聲聾。口能嘗味、然口以味亡。田獵馳騁、取貨無厭、皆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於內、而耳目心口分神之用、爲視爲聽爲嘗爲知。若視不出色、是以色奪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止於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於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於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曷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見爲目。聞不以聲聞聞爲耳。嘗不以味嘗嘗爲口。知不以心知知爲心。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於外、腹止於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吳註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爲實腹而養己、不爲悅目而徇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眞。上言目盲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爲目。蓋舉一以包其四。董思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爲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

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於物、乃湛然無欲矣。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釋氏六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

老子翼卷之二

上篇中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爲吾之爲、去聲。貴大患若身。當云貴身若大患。倒而言之。古語類如此。

△蘇註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固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於履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於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攖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人之所以騖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

與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呂註　寵者畜於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有驚。未得之則驚得之。既得之則驚失之。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則寵之有辱者、亦若是而已。貴者畜人者也。上道也。貴而有其貴、則有患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則貴之有大患者、亦若是而已。言身則知驚之爲心。言驚則知身之爲累也。無心則無驚。無驚則無辱。無身則無累。無累則無患。昔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可謂寵矣。而若固有之。則何辱之有。巍巍乎有天下、可謂貴矣。而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有。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寵而招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貴而罹患、則危其身矣。非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眞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元澤註　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爲患大矣。譬人有身而珍之、則寒暑疾痛萬緒皆作、豈非大患乎。市南子有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者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唯聖人能免此二者。萬物與我爲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忘、吉凶息矣。而愚者不能自解、恃形爲己、故形之所遭、觸途生患。老子先明寵貴之累。而寵貴之累、皆緣有身而生。故因譬貴之若身、遂及無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是之謂誠忘。亦明此意。而孔子毋我、理與是同。學期於此而已。然所謂無者、豈棄而去之乎。但有之而未嘗有、則不累矣。且崇高莫大乎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人所爲濟世

也、亦何患之有。其於寵也亦若斯而已矣。

△筆乘　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於寵也。則寵爲下矣。寵爲下、故得寵失寵皆若驚。然驚者觸於物而無著者也。遁則虛矣。貴重也。謂難之也。人情率有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生於身也。無其身則無患矣。自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上辱也。驚寵與辱同、則何辱有身者是有大患也。貴身與貴患同、則何患。夫不以身視身、而以大患視身、無身者也。而顧可以無患。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譬而言之。如不輕以身爲天下者、天下反可寄。惜以身爲天下者、天下反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其身反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之丹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夫王子搜惡爲君、而越人愈迫欲得之。則不有其身而身可有也復奚疑哉。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搏音團・執也・詰、契吉反・皦、古曉反・明也・

△李約註　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希、無也、少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微、細也、妙也。彷彿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不可致詰、則一尙不立、何況於三。凡物皆上明下暗。道無上故不皦。無下故不昧。繩繩、長遠不絕也。及責其實、復歸於無。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

無不可。故以恍惚名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不見其後、無去日也。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之、未得其方。惟虛其心、道將自至。然後執之以御羣有、無不理矣。

△蘇註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搆、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繩繩、連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呂註　視者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以無色也。曰夷而已。聽者無有也。故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無聲也。曰希而已。搏者無有也。故搏之不得。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出能沒。能甘能苦。能羶能香。不可名之以無形也。曰微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者、或可以致詰而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不可以致詰、則隳聰明、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也聽也搏也、混而爲一矣。視以目、聽以耳、搏

以心混而爲一、則耳如目、目如耳、心如耳目矣。夫失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吾得之也、其上非光也、故不皦。其下非土也、故不昧。繩繩兮、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復歸於無物而已。雖無物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而未嘗無物也。是謂惚恍。惚則不皦、不皦則疑於無物也。而非無物也。恍則不昧、不昧則疑於有物也。而非有物也。其始無前、故迎之而不見其首。其卒無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所謂無端之紀也。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執之以爲德矣。執德之謂紀。

△元澤註　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脗然爲一矣。推而上之、至於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道之情得矣。

△李榮註　三者希微夷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爲一。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一是三一。一是三一、一不成一。三是一三、三不成三。三不成三則無三。一不成一則無一。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

△息齋註　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聲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爲色形器之所囿、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爲一。雖寄於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皦。雖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雖歸於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惚恍者、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之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古道以御今有、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強、其丈反。豫、猶、皆獸名。豫、象屬也。蘢右謂犬爲猶。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果、謂之猶豫。儼、矜莊貌。渙、散也。木未斲曰樸。曠、空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愼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冰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爲之容也。能敝不新成、邵弁曰能敝能不新能成也。不盈、則若敝缺、能敝也。無事更改、能不新也。同然皆得、能成也。純甫曰。能讀如耐。耐敝者、雖舊不壞。新成、再造之也。

△蘇註　麤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若客、無所不敬、未嘗惰也。若冰將釋、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若樸、人僞已盡、復其性也。若谷、虛而無所不受也。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

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物未有不敝者也。夫唯不盈、故其敝不待新成而自去。

△呂註　古之善爲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則其爲士也、雖未至乎聖神。所以成聖而盡神者、其聞之固已全盡矣。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乃所以成聖而盡神也。微而後妙。妙而後玄。玄而後通。則深不可識矣。唯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強爲之容而已。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鄰、閑邪存其誠、非物將之、則其心不出也。儼若客、不爲主也。渙若冰將釋、方終之以心凝形釋骨肉俱融也。敦兮其若樸、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渾兮其若濁、無是非彼我之辨也。人皆昭昭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者乎。徐清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先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則無所不出矣。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平氣也、順心也、乃所以徐清也。緣於不得已、乃所以徐生也。此士之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道之體沖。沖也者、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而保此道者不欲盈、則虛而已。然不曰虛、而每曰不盈者、恐人之累於虛也。累於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天下之物、有新則有敝。有敝則有壞。則能不敝者鮮矣。夫唯不盈、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是以雖敝不敝。不敝則不壞。不敝不壞、則不新不成矣。

△元澤註　士者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有此道而退藏於密。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爲士

者異於此矣。故稱古之善爲士者。豫者、先事而戒之謂。至人無心於物、迫而後動。冬涉者、臨事逡巡、若不得已也。莊子曰。不從事於務。可以無戒。而猶戒曰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故常如畏鄰、斂行而不縱也。儼若客、不以事爲己任、故其容寂也。人生之始、同於大空。凝爲我體、如水有冰。故爲道有冰解凍釋者。事至於此、其容已不滯於一體、渙然將釋矣。竊嘗原之。人性如水。爲造化所凝、故結而不通。彼釋者反本而已矣。材未爲器謂之樸。喻性之全體。由冰釋之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雕於人僞、故若樸也。性全不虧、而不自有其全、故曠然空虛、如谷之受且應也。水性本清、而濁者混於物。至人不自潔於物、故渾然若濁者也。澄性與澄水同。加功則動而彌濁。唯靜以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靜之徐清、歸於寂定、感而遂通、故徐徐以生、終則有始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能安之。爲此者。信陰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其間。故皆曰徐。言濁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動之濁。與上篇微妙之文同。不盈之盈、乃大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之、則是自有此道、違道遠矣。道本無體、非器所盛。用則有餘、求之不得。故有道者未嘗盈、而其用不窮也。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爲用、通萬物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敝生於新、敗生於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敝敗矣。苟得道之初、矜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此篇句句有序、以至於成。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開元疏、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芸芸、作之狀也。常、即常道之常。以其爲萬象主、故曰王。以其爲衆父父、故曰天。

△蘇註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已。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爲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爲靜。命者性之妙也。性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爲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搆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爲力也勞。而其爲功也少。聖人外不爲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將哀而憐之、何所不容哉。無所不容、則

彼我之情盡、尙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於此矣。

△呂註　保此道者不欲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則非不盈之至也。衆人之於萬物也、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在我而不在彼。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方其所以芸芸者、乃其所以歸根也。故以其並作而觀其復。則方其芸芸、而各復歸其根也。然則所謂虛者、非虛之而虛也、直莫之盈故虛也。所謂靜者、非靜之而靜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知、而莫足撓心故靜也。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受以生者也。夫唯靜則復其所以生而能命物矣。故靜曰復命。道至於能命物、則常而不去矣。故復命曰常。自常觀之。則吉凶悔吝常見乎動之微、明執用焉。故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不免妄而已。能知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爲一矣。故知常容。萬物與我爲一、則不內其身而私矣。故容乃公。萬物與我爲一而無私焉大也。大則聖內聖外王。故公乃王。王然後至於神。故王乃天。天則神矣。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也。故天乃道。爲道而至於常、則盡矣。故道乃久、沒身不殆。久而至於沒身不殆者、常之謂已。

△筆乘　致虛而不知實之卽虛、虛未極也。守靜而不知動之卽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於無、而未嘗於有觀無故耳。試觀萬物、方其並作、若動且實、而實無纖毫動與實者。能如是觀、是爲觀復。復者復其始也。夫未能觀復、卽止動求靜、欲靜轉動。當物芸芸復歸其根、則一切諸念當處寂滅、不求靜而自靜、

乃眞靜也。靜則復命矣。不曰性而曰命者、性可言也。命不可言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理性非不妙矣、而猶有妙在焉。舉此而窮之盡之、了不可得、斯爲至命。則命又非性之方矣。有作必有變。復命則作而無作、謂之眞常。此非明者不能知也。知常則靜則吉。不知常則妄作則凶。方其迷於妄也、自是而非彼、必不能容。知常、則善惡兩忘、是非無朕、何所不容哉。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卽命也。至此於道乃全。而可以久可以不殆、特其餘事耳。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不知有之、一作下知有之、今從吳幼清本。

△陸希聲註　太古有德之君、無爲無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謂帝力何有於我哉。德既下衰、仁義爲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爲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譎爲事、故衆庶侮之。於乎。心之有孚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而猶貴重爽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尙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斲雕爲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爲。有法無法、因時爲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於世矣。

△蘇註　太上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其次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又其次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

之所不及、則侮之矣。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呂註　執大象、天下往。由天下方且釋我而忘之。其迹孰得而見哉。故下知有之而已。下知有之者無以尙之。故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又其次可知已。何以論之。今夫父子愛欽、不言而喻。至賓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欽之之意、必有以文之而後喻。何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出於信之不足而有不信。況於畏之侮之乎。然則欲使信至足、而不至有不信者、宜何如哉。猶其貴言以復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也。行不言之教、則處無爲之事可知已。至夫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而莫知爲之者、則孰得而親譽之哉。

△吳註　太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於無爲、民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父母。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謂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不能如上古之時。則君之於民、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日趨於華。於是一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也。此下言太上不知有之之事。猶兮見前章。貴、寶重也。然如此也。寶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如犬行之疑遲退卻。蓋聖人不言無爲、俾民陰受其賜、得以各安其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爲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王輔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

△蘇註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僞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逄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於江湖。

△王介甫　道隱於無形。名生於不足。道隱於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於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僞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於己之君謂之忠。忠於他人謂之叛。

△呂註　道不可名、名之爲道、已非道也。則又分而爲仁義、豈道之全哉。則有仁義者固大道之廢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有眼而內視。內視則敗矣。則智慧出、固所以有大僞也。僞者德之反也。有仁義、則其弊至於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有大僞、則其弊至於國家昏亂而有忠臣矣。是故有瞽叟之頑嚚、弟象之傲、而後有舜。有桀紂之暴、而後有龍逄比干。此無他。去本日遠而已矣。

△息齋註　道散則降而生非。僞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爲仁、而人以煦煦懷其仁。孑孑爲義、而人以孑孑懷其義。使大道之行以

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於其前哉。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慧者、竊仁義而行之。則僞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僞既多。無非非者。羣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令平聲。屬、之欲反。

△蘇註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

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唯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眞。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矣。

△呂註　聖人知天下之亂、始於迷本而失性。惟無名之樸、爲可以鎭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乃所以復吾無名之樸而鎭之也。夫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則不以美與善累其心矣。絕巧棄利、則不以惡與不善累其心矣。內不以累其心、而外不以遺其迹、則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固其理也。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不尙賢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尙而已。絕巧棄利、不貴難得之貨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貴而已。人之生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則有至足之富。能絕聖棄智而復其初、則其利百倍矣。民復孝慈、則六親皆和、而不知有孝慈矣。盜賊無有、則國家明治、而不知有忠臣矣。不尙賢、使民不爭。民利百倍、民復孝慈、則非特不爭而已。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盜賊無有、則非特不爲盜而已。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爲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故絕而棄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無所與雜而非文。抱樸、則知其不散而非不足。素而不雜、樸而不散、則復乎性、而外物不能惑、而少私寡欲矣。少私寡欲、而後可以語絕學之至道也。

△息齋註　聖者不自以爲聖。智者不自以爲智。使聖智而可絕、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爲仁。義者不自以爲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無其形。衆人竊其似以亂其眞、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利物而物不知。有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僞之足以亂眞。故欲絕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素樸先民。民見其見素抱樸、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筆乘　屬、如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繇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自知道者觀之、此文也、文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之屬意乎見素抱樸。見素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素未受采、樸未斲器、此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遊於性之初、故雖有身而實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蓋老子絕之於彼、正欲其屬之於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其絕而棄之。猥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

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唯上聲。阿、烏何反。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荒、廣遠也。怕、古泊字、靜也。兆、如龜兆之坼、動之微也。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識生矣。有歸必稅駕而不乘。乘乘兮無所歸、無住著也。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有餘皆分外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衆人皆有餘。遺、失也。沌、如渾沌之沌、無知也。一作純。小明爲昭。察、苛細也。悶、莫奔反。頑、不知痛痒也。古謂都爲美、鄙爲鄙。食音嗣。食母、乳母也。見禮記內則篇。

△蘇註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圜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湣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怪矣。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爲、吾亦爲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於物者惟心而已。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遺也。沌沌、若愚而非愚也。世俗以分別爲知。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忽焉若海、不見其津涯。漂然無定、不見其止宿也。人各有能、故世

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疑於頑鄙。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

△呂註　上絕棄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絕棄乎巧利之惡。不以累其心。則絕學矣。絕學則無爲。無爲則神。神也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出於聲一也、其相去幾何。善之與惡、離乎道一也、其相去何若。此所以雖聖知、猶絕而棄之、不以累其心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未央者以言其大而無極。則不獨畏人之所畏而已。何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所以同乎人也。荒兮其未央哉、所以同乎天也。衆人熙熙、則不知塞其兌閉其門也。如享太牢、則不知夫淡乎其無味也。如春登臺、則不知夫視之不足見也。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則塞其兌閉其門、而無味之足嗜、無見之足悅也。乘乘兮若無所歸、以言唯萬物之乘、而在己無居也。衆人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故皆有餘。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故獨若遺。凡此者以言其遺物而離形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以言其無知也。純純兮、以言其不雜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則異乎俗人之昭昭。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則異乎俗人之察察矣。忽若晦、晦則都無所見也。都無所見、則非特若昏悶悶而已。其動也乘乘兮若無所歸。其靜也寂兮似無所止。俗人昭昭、俗人察察、故皆有以。我獨若昏、我獨若悶、故頑似鄙。凡此者言其去智而忘心也。夫視聽思慮、道之所自而生者也。故於道爲子、而道則爲之母。衆人逐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而我則遺而去之、凡貴養母故

也。故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夫老子神矣。何所事養。而與衆人俗人爲異而已。欲使爲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於道故也。然則絕學之大指可知矣。而先儒以謂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其未知所以絕學無憂之意矣。

〈息齋註〉學不至於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爲得。學以無學爲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爲得道。以無學爲眞學。故曰絕學無憂。若未至於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其一而遺其二。得於此而失於彼。則必以得爲喜、失爲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未始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末必至於大異。且唯之爲恭、阿之爲慢。方其唯阿之間、其相去幾何。及其爲恭與慢、則相去遠矣。嚮理爲善、背理爲惡。方其嚮背之間、相去幾何。及其爲善與惡、則相去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其本同。故反慢而爲恭、反惡而爲善、在俄頃之間耳。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於絕學有不難者。然聖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所樂、吾亦從而樂之。人之所畏、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於衆者。衆人荒樂無央。熙熙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昭然謂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其心實以爲樂。實以爲美。實以爲明。實以爲智。昧於心性。而惟實之知。故心外無所見。聖人心遊於道。其應物者非其實也。故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眞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於衆人、識本達原、不流於末、是謂貴食母。

△筆乘　人之爲學、憂不得善也。吾能絕學、則奚憂之有。然非強絕也。知性本無善也。彼爲善者、雖異於惡、而離性則一。其少異者、如唯與阿之間耳。夫以善惡之同、而聖人亦不廢善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至其心游於性初、方且荒兮未央、而豈若善之有涯涘可限量哉。故人之樂善、如享太牢春登臺。而我獨泊兮如嬰兒之未孩、無朕兆也。乘乘兮無所歸、無棲泊也。人之得善、皆有贏餘。而我獨若遺。若愚人之沌沌無知識也。人皆昭昭察察、皆若有所以。而我獨昏也、悶悶也。忽兮若海、漂兮無所止也。此豈聖人眞頑且鄙哉。以衆皆逐其子。我獨貴其母、不能不與衆異耳。蓋性無善惡、而善惡萬法皆從此而生、故謂之食母。

△董思靖　或曰。唯阿同出於聲。善惡同出於爲。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臧穀亡羊之說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爲。然學者直須於善惡不可名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爲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至於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

△純甫註　天非日無以煜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心之白日也。聖人乃曰絕學無憂。豈誠莽莽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母者何也。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則聖人所謂母、兼道德而言之也。食者味之以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而其樂不可量矣。又奚暇爲彼俗學以自取憂也哉。聖人所以異於人者以此。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孔、大也。窈、烏了反。恍惚窈冥、皆不可見之意。鄧錡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別有精。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眞精、是也。王輔嗣曰。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同此義。甫、美也。又始也。

△蘇註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於成形、則眞僞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僞也。眞僞既雜。自一而爲二。自二而爲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有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也。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耳。

△呂註　其遺物離形至於若遺。其去智忘心至於若鄙。則其容之甚德者也。夫將何從哉。唯道之從而已。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方惚而恍。恍則不昧。不昧則明。明則疑於有物也。然其中有象。象者疑於有物而非物也。故曰無物之象。又曰大象無形。方恍而惚。惚則不皦。不皦則晦。晦則疑於無物也。然其中有物。物者疑於無物而有物者也。故曰無狀之狀。又曰有物混成。恍惚則不測。不測則神矣。窈冥者神之又神者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眞而不僞、信而不忒、常而不變、未有加於此。而天下之始、吾於是乎閱之。故曰、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

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故爲道者、不皦不昧、存其恍惚。無視無聽、致其窈冥。有象此有物。有物此有精。有精此有信。爲道至於有信。則與吾心符而至物得矣。欲知天地萬物之所以爲天地萬物者、莫不始於此而已。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息齋註　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嘗有容。而孔德之容亦依於道。故起以道起、吾不知其起。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爲物、恍惚窈冥而不可常。然於恍惚之中有象。於恍惚之中有物。於窈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衆皆以爲有。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初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之有、有之麤者也。唯無中之有、然後爲有中之眞。唯其眞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不去。聖人所以能觀羣有之始、而知羣有之所由然、以其體於至無、故能觀衆有也。

△純甫註　孔德之容、卽前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惟道是從、言此盛德容貌、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貴食母也。下乃反覆形容道體之妙。恍惚窈冥、皆幽深微渺不可爲象之意。物卽象也。眞卽精也。信卽眞也。變文叶韻、與詩體相似。逐句而爲之說、則鑿矣。閱、歷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然指閱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言吾何以知衆甫爲道所閱哉。正以道體恍惚窈冥、無可變壞。故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閱過客然也。蘇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與此意合。至禪伯云。有物先天地。無

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則更明白矣。

△筆乘　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卽屬之德。然知德容、則道亦可從而識。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人之學道、喜於有作。至恍惚窈冥、類苦其芒蕩、難於湊泊矣。不知惚恍無象卽象也。恍惚無物卽物也。窈冥無精卽精也。如釋典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也。暫爲假。常爲眞。恍惚窈冥。則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夫孰眞且信於此。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昧者乃謂恍惚窈冥之中眞有一物者。夫恍惚窈冥、則無中邊之謂也。而物奚麗乎。況有居、必有去。又何以亘古今而常存乎。然則曷謂閱衆甫也。甫、始也。人執衆有爲有、而不能玄會於徼妙之間者、未嘗閱其始耳。閱衆有之始、則知未始有始。知未始有始、則衆有皆衆妙、而其爲恍惚窈冥也一矣。是所以知衆有卽眞空者、以能閱而知之故也。釋氏多以觀門示人悟入。老子之言豈復異此。故閱衆始、則前際空。觀其徼、則後際空。萬物並作、觀其復、則當處空。一念歸根、三際永斷。而要以能觀得之。學者誠有意乎知常也、則必自此始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窪、烏瓜反。夫、音符。

△蘇註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迕。不迕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敝

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呂註　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能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矣。曲者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爲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敝則新也。唯得一者爲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制財用必有式。傳土木必有式。所持者約、而所應者博也。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亦如是而已。故可以曲、可以枉、可以窪、可以敝、無往而非一也。故因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我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察。故曰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故曰不自是故彰。歸天下以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如是者無他。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其要如是而已。知所以曲則全。則知所以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矣。而不自見故明。不自是

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皆由是也。豈非所謂全而歸之哉。

△息齋註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必盈。敝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惑。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爲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於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求其不全不可得。以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歸之。

△宏甫註　夫人無不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道、往往以全求全、而卒不能全者、此天下之通弊也。不知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至曲也、而人賴以全。若不曲、則不能全矣。引繩而直之、故以繩爲直。而不知其枉也。苟非枉、安能直哉。海窪也、而常盈。日月舊也、而常新。飲酒食肉少也、而以飽以適。若務多不已、則吐噦隨而反傷矣。是惑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夫一之能多也、猶少之能得。敝之能新、窪之盈、枉之直、曲之全也。是倒行逆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爲式於天下者。惜乎其不知也。由此觀之。學道者可以反矣。夫目、至明也。而不能自見其目。使其見目、則不見明矣。安能明。然則不自是者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必推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爲長。不爭者人必不與之爭。皆曲全之道也。嗚呼。能全而歸之者果誰乎。

△筆乘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凡以明少則得也。一、少之極也。抱一而天下式、則其得多矣。故

一國三公、不知誰適。十羊九牧、詎可得芻。喪生者繇其多方。亡羊者苦於岐路。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旦及晡爲終朝。自早及莫爲終日。風雨震蕩飄忽、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樂入聲。

△蘇註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洩、於是爲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矣。則其所爲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所爲、然必有得於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唯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呂註　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爲之、尙不能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而數窮宜矣。故唯從事於道者、爲能無我。無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故道者我則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恢詭譎怪、通爲一也。夫唯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則彼

雖有以異我、而未嘗去我也。故曰。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唯其信不足、則於是乎有道有德有失、而不同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筆乘　道以自然爲至。而世希言之者、喜於作也。有作必有輟、惡能久乎。卽飄風驟雨之不能久焉、亦可見也。從事於道者不然。從事於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可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爲德爲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無不同亦無不樂、乃其理也。夫無不同、則求其信且不可得、況不信乎。苟離道而爲德、不能同於失矣。離德而爲失、不能同於德矣。不能同於德同於失、而欲其同於道者未之有也。所謂信不足焉有不信也。皆飄風驟雨之類也。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以自然爲宗。有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釋氏之所訶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也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曷能囿之。故曰。精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卽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跂與企同。薛云。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贅、疣贅也。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附疣縣贅。出乎形而侈於性、是也。惡去聲。處上聲。

△蘇註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爲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

△呂註　跂之爲立、非立之常也。跨之爲行、非行之常也。則不可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也。道固無我。無我則不爭。則夫自見自是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爲道也、爲餘食贅行而已。夫俗人皆嗜之矣。而吾復取焉、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特侈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則有道宜其不處也。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是矜伐者、衆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爲不爭一也。

△息齋註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跂。足越於行曰跨。立而跂、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道者、必全於天。及其遇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耳目、內應於心、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則舉動之間莫知所措矣。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有自心也。學道而有自心、是爲餘食贅行。夫食者適於飽。行者適於事。既飽之餘、芻豢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雖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常行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老子翼卷之三

上篇下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混、渾通。先、悉薦反。渝上聲。介甫云。寂、止也。寥、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

△蘇註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於羣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呂註　有氣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可聞也、可見也、可搏也、而耳目心之官辨。是物也、未

見氣與形質者也。氣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而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則其形不可得而見也。故吾不知其名而命之。其義可言也、故字之曰道。不知其名、以心契之也。字之曰道、以義言之也。道之爲物、用之則彌滿六虛、而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爲之名而已。大則周行而無不在。不止於吾身而已。故大曰逝。逝則遠而不禦。故逝曰遠。遠而不禦、則吾求其際而不可得也。復歸其根、而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在六合之外、則大不足以言之。所謂四大者、域中而已。王者、人之復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者也。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以有形而合於無形。於地亦然。則地之所至、人亦至焉。故曰人法地。天之所至、地亦至焉。故曰地法天。道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天法道。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無法爲法者也。無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息齋註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修也。先天地生、不見其始。不見其始、則不知其終。既無始終、則獨立不改。然雖獨立、未嘗獨立、周行萬物、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爲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由其大而能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大、不及天地

之大。天地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遂以王配道若無難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尚可位天地育萬物、而況於王乎。苟能轉以相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李約註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其義云。法地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後之學者、謬妄相傳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矣。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天地無心、而亦可轉相法乎。又況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爲天地之父、自然之子。支離決裂、義理疏遠矣。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韓非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輜、莊持反。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不繫著也。奈、如也。乘去聲。失根、一作失本、一作失臣、非。今從王輔嗣本。

△蘇註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呂註．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爲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爲靜之

所役。則靜爲躁之君矣。是以君子終日之間、其行爲可以約齋矣。然猶不離輜重。則輕之不可以無重也。雖有榮觀、爲足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處。則躁之不可以無靜也。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爲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於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爲。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故曰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　則不主。蓋輕則任臣之勞而代之。而臣則無爲、而與上同道、則不臣。不臣則是失臣也。躁則忘君之逸而爲天下用。則君亦有爲、而與下同道、則不主。不主則是失君也。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息齋註　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雖有榮　燕處超然、無所不爲、而常無爲也。奈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驅馳於天下之細。故若以輕故曰嬰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邪。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爲病。而躁之病、猶甚於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於所輕而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擾失靜之全。故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宏甫註　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爲輕。何也。以重爲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榮觀而不爲躁。何也。以靜爲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爲要妙。瑕、玉玷也。謫、直革反、責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算、以竹爲之。楗、其偃反、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傅奕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二十字。獨見河上本。古本無之。

△蘇註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夫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謂善救人矣。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喻、故曰要妙。

△呂註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迹、則行固不能無轍迹者也。知行之所以行、則行出於不行、故曰善行無轍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謫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唯得一而忘言者、爲能致數。致數則其計不可窮矣。故曰善計不用籌算。天門無有關闔、關闔在我。我則不關、雖能開之。故曰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約束不以纆索。因其常然而結之。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行而不以此、則行不能

無轍迹。言而不以此、則言不能無瑕謫。計也閉也結也而不以此、則雖用籌算而亂、雖有關楗而開、雖有繩約而解。所存於己者不能無敝、何暇人物之救哉。聖人唯能體道以善此五者、是以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矣。何則。此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耳。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結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其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唯其善救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明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雖然、志道者忘心。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而吾不知其師之爲可貴也。不善人雖善人之資、而吾不知其資之爲可愛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者有所不知而遠迷矣。夫唯以智求之而不得。此道之所以爲要妙也。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鼂註　輪輾地爲轍迹。夫與道爲一、何迹之有。謫、過也。惟和以天倪、故無口過。道一而已、總括萬有、是謂善計。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而天地之大、亦不能出乎其外。是爲善閉。妙本湛然、不爲法縛、不求法脫、堂堂密密、了無間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苟溺於刻意尙行、執言滯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達方便之門、則反爲教相所縛、不能徹見萬法根元矣。所謂善結者、無爲而已。夫救人於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博、豈足善哉。惟彼方執著有爲、迷其性於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容之、以先覺覺之。使彼之天元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故曰常善。常之爲言、無時不然也

△息齋註　行未有無迹。言未有無瑕。計未有非籌算。閉未有非關楗。結未有非繩約。唯得道者。行不以足、故無轍迹言不以口、故無瑕謫。計不以心、故無籌算。閉不以關楗、故不可開。結不以繩約、故不可解。由其以至常爲體、而妙於用常、故能無所不善。常之爲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有常、而失其眞常。故聖人每以眞常救之。以眞常救人、則人無棄人。以眞常救物、則物無棄物。然亦豈聖人能爲此哉。由人與物皆有此明、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至於襲明、則均於一。惟人無善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爲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其資、而甘於爲惡。雖有多智、祇益爲迷。反本還原、是謂要妙。

△程俱論　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爲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羣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

△宏甫註　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善計、無謫善言、無迹善行、皆可知矣。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

長。故大制不割。守、保守也。復、並扶又反。谿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忒、爽也。足、全也。長上聲。制、裁斷也。割、分裂也。

△蘇註　雌雄、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暗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暗之切。明暗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爲、不若知而不爲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衆明則之以爲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恨。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而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呂註　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爲天下谿。谿之爲物、受於谷而輸於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迕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生也、常德內全、與物無迕。及爲物之所遷、則日益以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於嬰兒矣。白於色爲受采、於物爲明、於行爲金、於數爲四。黑於色爲不受染、於物爲晦、於行爲水、於數爲一。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死、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故可以爲

天下式爲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也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爲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於無極、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草木之華也爲榮、其謝也爲辱。人之所以爲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華歸根、雖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故爲天下谷。谷之爲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者也。能爲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眞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爲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能圜能方、無施而不可、則無極不足以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爲母。知之以爲子。守之以爲經。知之以爲變也。樸散則爲器。器之爲物。能大而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圜而不能方。故聖人用之爲官長而已。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於所無事而已。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何事於割哉。故曰大制不割。

△息齋註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爲天下谿。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爲貴。知白以守黑爲賢。故爲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人加於我而我能受、則其益在我。故爲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雄雌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爲德。以德自處。若用其雄、用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若用其雌、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用其黑、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用其辱、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所謂嬰兒、曰無極、曰樸者、眞

常也。故眞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必使可知可守者、復歸於常、然後爲道、及樸散爲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失於道。故用之爲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非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是謂大制不割。

△純甫註　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同玄之道。知、知子之知也。有運用之意。守、守母之守也。有主宰之意。雌雄以剛柔言。黑白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谿谷在下、衆流所歸也。式、法也。亦歸之之意。常德、眞常之德。嬰兒、言其和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質也。皆指常德言之。此章變文叫韻、反覆吟詠、亦與詩體相類。既曰守雌爲谿矣。又曰常德不離。覆而言之。非爲谿之後、復有不離之功也。既曰常德不離矣。又曰復歸嬰兒。申而言之。非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下二者倣此。蓋天下之事、非柔所能獨濟者、固有時而用剛也。非晦所能獨理者、固有時而用明也。非賤而在下所能獨成者、固有時而在上也。此聖人所以必知其雄、知其白、知其榮也。然剛不生於剛而生於柔。明不生於明而生於晦。貴不生於貴而生於賤。是剛也、明也、貴也、物之末也。子也。去道遠者也。柔也、晦也、賤也、物之本也。母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所以必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而天下之母在我矣。其子焉往。所以爲谿爲谷爲式、而天下歸之者、正以此眞常之德未之離焉耳。其常德不離。則雖至剛以決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蒞天下之賤。然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未嘗不復歸其根也。聖人之有天下而不與也。以此。嬰兒無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官長、羣有司之長也。樸可以割而爲器。而

器不可以爲樸官長可以統羣有司而羣有司不可以爲官長聖人爲母不爲子猶之爲樸不爲器爲官長不爲羣有司正其本而已不然遂子忘母紛紛然惟雄白榮之求與物相刃相摩而莫之能止則身之不暇治而況天下之歸哉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取如左氏取我田疇而任之史記取高帝約束紛更之之取爲治之也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道變呴音許一音煦羸力爲反載始也又任載也隳許規反去上聲陸農師云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爲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

△蘇註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凡人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羣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裁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呂註　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常以無事而已。取之也者、得天下之心使之不去者也。則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非所以取天下也。非所以取而取之、吾是以見其不得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爲器、神器也。唯神道可以御神器。神、無思也、無爲也。而爲之、則御之非其道矣。故不可爲也。爲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者眞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爲而執之者也。是以凡物有行則有隨。有呴則有吹。有強則有羸。有載則有隳。事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執而爲之哉。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其敢爲也哉。

△元澤註　至人體神合變、與物爲一。雖兼制天下、而未嘗有有。故能從容無爲、而業無不濟。糠粃土苴、將陶鑄帝王。若夫塊然有、而以己遇物。則雖六尺之身、亟轉如澌、若將不容。而況天下之大歟。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爲者造作、是其有爲。有己有爲之人、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暇治人乎。聖人心超有無、不物於物。故陰陽交代、而我法不遷。苟爲有有、則物與爲敵、萬變糾錯、不可勝圖矣。故獨行於前、而不知隨者在后、如形影之不舍。呴之欲溫、而不知吹者之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已、而羸者有時而來。知載而已、則隳者應手而至。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有有者、不知由己不了、故有此患、而更與爲競。夫如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而憂患之大充塞天壤、安能操神器而不累乎。聖人心合於無、以酬萬變。方其爲也、不以經懷。如鐘應形、適可而止。分外之事、理所不爲。彼有有者、妄見諸相、矜己樂能、

爲之不已、故事輒過分。此由不知行隨响吹強羸載隳之反覆故爾。

△息齋註　聖人體道以爲質。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取天下而爲之。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以天下寄其所寄。豈肯強其所無、以失眞常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下爲實有、而我始君之。於是以有爲撓之。以有物執之。而不知其所爲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執者反足以失之。蓋物之在天下。或往可以行。或止可以隨。或噓之可暖。或吹之可寒。或強而壯。或羸而損。或任而載。或弱而隳。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爲之執之。使行者爲隨。噓者爲吹。強者爲羸。載者爲隳。則雖天且不可。而況於人乎。聖人因其自然。知其所受受者有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可噓可強可載者不至於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隳者不至於不及。是謂以吾自然輔其自然。

△薛註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害之。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好去聲。還、旋通。易曰、師、衆也。處上聲。善、卽有道者也。不得已、爲之難也。莊子曰。不得已而後動。又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託不得已以養中。皆與老子語合。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於此也。矜、自恃也。伐、

夸大也。驕、恣肆也。已、止也。早已、言不久也。

△蘇註　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無死乎。

△呂註　人主者無爲者也。佐人主者有爲者也。取天下不能無事、而爲之不已、兵弊、至於以兵強之。雖佐人主者任在於有爲、猶爲不以道也。況於主道之無爲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阻兵而抗我矣。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已。果者克敵者也。敵而克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克敵之謂也。此出於不得已。非所恃以取強也。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其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於強、非果於不得已者也。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爲強、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物物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息齋註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數、使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故荊棘生於屯戰之所、饑饉起於軍旅之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外爲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驕、未嘗伐、未嘗強、皆生於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是爲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死。而況於兵之老乎。

△宏甫註　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非果斷不能也。而惟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旨深矣。物壯則老、此天道也。惟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將至、是謂不道。不道之事、不可以不早已夫。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佳謂佳之也。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惡去聲。處上聲。下並同。左爲陽爲生。右爲陰爲死。恬澹、安靜也。美、卽佳也。樂去聲。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疏、渾入於經者。詳其文義可見。

△蘇註　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謂不處。

△呂註　文觀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而佳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也。是以有道者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居之時。則是固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之器

也。非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勝而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衞之。慈者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殺人者豈其樂哉。而美之、則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也。故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也可知已。老子之察於禮學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

△息齋註　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爲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王輔嗣註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爲物、無心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爲物、憒然

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爲、不以物累其眞、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眞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始制、謂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止所以不殆。川谷求於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蘇註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脗然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呂註　道常無名。名之爲道、則與道乖矣。方其無名、固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矣。而天下不敢臣。夫何故。天地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所自生哉。夫是之謂眞君。萬物莫不有眞君焉、是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眞君君萬物。萬物孰有得其眞君而不賓者乎。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交通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紀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

其形哉。故人莫之令而自均也。無名之樸、無思也、無爲也。主宰一動、則始制有名。而名亦既有矣。於是之時、亦將知止。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則何殆之有哉。此王侯所以守之之道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其有不歸之者邪。

△息齋註　此言道與器相與爲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雖有高下。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而爲物。物各有名。而天亦未嘗遂棄物也。唯其未嘗棄物。物立於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天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譬猶川谷之爲雲雨。江海之爲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常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筆乘　道常、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未雕未琢、故謂之樸。以其曰希曰微、故謂之小。然能見小而守之者鮮矣。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爲動君、而動爲之臣。一爲萬主、而萬爲之賓。又孰有臣樸者哉。始卽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本無名。制之則有名矣。苟其逐於名而莫止。則一生二、二生三、將巧歷不能算。而種種名相、皆以爲實。與接爲搆、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慘、殆孰甚焉。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

是故貴其止。止者鎮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強之也。物生以道生。物滅以道滅。萬物皆作於道。萬物皆歸於道。我之性宅、我自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水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派必會於宗。殊名必統於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不失其所、即易之止其所也。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蘇註　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是終身不能富也。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呂註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然後能知人。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自勝然後能勝人。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能自知、非所以知常也。明知常者乃所以自知也。明至於自知、則其於知人也何有。守柔曰強。與接爲搆、日以心鬬、非所以守柔也。則守柔者乃所以自勝也。強至於自勝、則其於勝人也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皆備於我、而無待於外慕也。故曰知足者富。有自勝之強。則於道也勤行而已矣、無事於他求也故曰強行者有志。知其足於己而

強行之。則能存其所存、而不爲物之所遷矣。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能存其所存、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息齋註　知在外爲智、在內爲明。勝在外爲力、在內爲強。智與力爲妄。明與強爲眞。入道之門、皆由於此。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爲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騖外。不騖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凡不足者、蓋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於我、返照內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知足心生、漸離諸有。有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必有強志、乃能力行。見清靜根、漸返於虛。虛中證實、所得不移。無古無今、泯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旦暮。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農師註　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死而不亡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有異也。夫唯生死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蛇之蛻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眞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爇於火、不溺於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於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爲。視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能不爲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汎、無繫著也。

△蘇註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呂註　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右而不可以左。在物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汎兮其可左右也。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於小。小則不可名於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成功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夫唯不居不爲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大。雖然。既大矣而可名於小、則非大也。既小矣而可名於大、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隱於無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爲大也。果不在大也。聖人體道者也。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也哉。

△息齋註　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爲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未嘗主萬物、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爲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唯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筆乘　可名於小爾、言不可名小。可名於大爾、言不可名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林希逸云。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天下也。既、盡也。

△希聲註　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夷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爲之留連、爲之歡饗。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示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教之入心、泊乎其不美。希乎夷乎、雖不足以視聽。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旣。

△蘇註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旣盡、則其千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無形也。無形也者、大象也。則孰將保我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已。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則非餌之可嗜。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則非樂之可樂。若然者用之豈可旣乎。過客止、則爲之蘧廬而已、非可久者也。用之不可旣、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安平泰之所自出也。

△息齋註　道降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不返。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爲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知道而行、則有不安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之於形器、如過客之寓於旅亭、暫住而去、未嘗有顧惜之心。苟爲欲樂所餌、過客止於所寓、留而不去、未有不爲患者。故聖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其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卽於形器之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歙音吸。歙也。聚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淵。邦、原作國。今從韓非本。

△蘇註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唯脫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唯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

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呂註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之理、人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歙。於強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於此哉。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歙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興之奪之與之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爲其所歙所張所弱所強所廢所興所奪所與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不可以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於柔弱、則死之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無間、則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者、常在於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元澤註　陰陽之情、如循環然。往窮必反。盛極必衰。觀乎月滿之虧、日中之昃、則萬物一致、斷可知矣。唯至人深達先幾、明乎無朕。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己則適乎消長。涖事則知成敗之數。御敵則達擒縱之權。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而澹然無事者、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形則知剛強之制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至人深達微明之義。故謙而不亢。沖而不盈。不與物爭。而亦莫能與之爭也。雖然。此道本之言耳。若夫變化無常、則一柔一剛一弱一強、孰能定之。顧雖剛強而柔弱不能勝者、動契乎理、而心不離乎柔弱也。由此觀之、又知柔弱之勝剛強矣。此所謂利器者也。魚巽伏柔弱、而自藏於深渺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

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斡萬物於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豈暴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天下皆以剛強勝物也。吾獨寓於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爲春夏、亦一驗矣。彼聖人者、自藏於深渺之中。而託柔弱以爲表。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自。此所謂密用獨化者邪。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

△純甫註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者雖未形。已然者則可見。能據其已然、而逆覩其將然。則雖若幽隱、而實至明白矣。故曰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正此理也。雖然謂之微明。則微而明可也。明其微不可也。何謂微而明。韜此理以自養。靜深斂退。優游自得。如魚之不脫於淵是也。何謂明其微。炫此理以示人。啓釁招尤。借寇誨盜。如以邦之利器示人是也。莊子胠篋一篇、蓋明此意。利器、兵也。設喻之言。蓋微明之理、聖人用之、則爲大道。姦雄竊之、則爲縱橫捭闔之術。其害有甚於兵刃也。故聖人喻之以利器云。

△息齋註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強止。故欲歙反張之。欲弱反強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之、以動求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眞還、自然歸止。動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

人歙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於淵。魚既不可脫於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亦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道常、言道之大常也。介甫云、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賓。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羅什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

△希聲註　道之所以爲常者、以其體無名故無爲。用有名故無不爲。侯王能守此始與母之術、則萬物之理得而天下正。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也。苟利欲之情一有萌兆、必以此大道之質奠而正之、使無得動。夫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則同於道矣。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則同於德矣。得於德者、必失於道。故有無爲之心、必有無爲之迹。後世將尋其迹而忘其本。或爲無爲而至有爲。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迹兼忘、至於玄之又玄也。夫能心迹兼忘、事理玄會、則天下各正性命、而無累於物之迹矣。首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於重玄。此篇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蘇註　道常者、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聖人以無爲化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

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胸中、則失之遠矣。

△呂註　萬物皆有名也。而道常無名。則有名者莫不爲之賓。故言萬物將自賓。則以無名言之。雖然。此知無爲而已。無爲而無不爲、則未嘗有夫無爲也。故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孰知萬物之賓與其所以賓哉。故方其自賓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者、復於無名之樸而已。方其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豈特無爲而已。而亦未始有夫無爲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侯王守道以至於此、則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不自正者乎。夫老子、眞人也、宜不肇肇然以天下萬物爲事。而於侯王如此其諄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爲眞。以修之天下爲普。使侯王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嗇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絕棄仁義、則曰老子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絕棄之意。宜其不取焉耳。

△息齋註　道自無而入有。始於喜怒哀樂之萌而極於禮樂刑政之備。極而不反、化化無窮、則愈失道矣。故聖人於其將流、則復以樸鎮之。既鎮以樸、樸亦無名。雖用無名之樸、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樸之心、則樸非其樸矣。不欲以靜、民將自正。

老子翼卷之四

下篇上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無以爲以、用也。仍、一作扔。夫音符。前識、如釋典前塵之前、非有諸己之謂也。處上聲。

△蘇註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然而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

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呂註　道之可道非常道。則庸有得而有之者乎。上德者以無得爲得。唯其無得、乃所以得也。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不失之爲得者也。唯其不失、故雖得而非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非故無爲也。率德之自然而實無以爲也。下德不知出此而爲之、故不能不有以爲也。夫德無以爲足矣。而且有仁焉。則是爲之也。然上仁者之於仁、無所事仁而仁者也。是爲之而無以爲也。仁則不可獨者也。必有義焉。雖上義、不得不爲者也。是爲之而有以爲也。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施報之義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以其往而不來。雖不以禮繼之猶不爲非禮。以禮之理、固如是也。上仁上禮上義猶如此。則其下者不論而見矣。由是觀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豈虛言哉。禮之相責望者如彼。則忠信自此薄。亂爭自此起。而智謀之所以用也。是禮雖所以治亂、適所以首亂也。前識雖所以用智、乃所以始愚也。夫何故。人之治常生於厚。厚則其性、薄則其僞。去性而作僞、未有不亂者也。人之自知常在於明。明則其實、智則其華。離實而務華、則未有不愚者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於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息齋註　上德不德。則在仁而仁。在義而義。惟其所之未嘗執也。下德不失德。則仁之不可爲義。義之

不可爲禮。既已爲之、則不可得而變。故上德不失道、道常無爲、而無爲之之心。下德不失德、德則有爲、而有爲之之跡矣。上德無爲、仁是也。仁近於道。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於道、故亦無爲、亦無以爲。降而爲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有以爲。爲不失宜、爲而未失。又降而爲禮。禮者理也。以禮理物、苟莫之應。而吾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之者。蓋不可得謂之道。可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仁不失其宜、謂之義。義以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而禮。自然之次也。自道五降而至於禮。五降之後不足觀矣。夫禮由亂而作。因其有長幼、無禮則亂、故立禮以救之。然至攘臂而仍之、則禮亦隨喪。然則禮者亂之首也。多知不足以爲道。由其多知、惑亂本眞。知不從眞、浮妄無實。然則多知者愚之始也。故禮爲忠信之薄。而識爲知道之華。聖人處厚不處薄。貴實不貴華。故常不失道本。

△宏甫註　無爲也、而亦無無爲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爲之而實無爲、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爲之、而且有必爲之心、是上義也、舜禹以下聖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至於失義而後禮。則所以爲之者極矣。故爲而不應、則至於攘臂攘臂不應、則刑罰甲兵相因而起矣。是亂之首、而忠信之薄也。凡此者、皆以識智在前、爲道之障。不知德也仁也義也禮也、皆道之華而愚民之始。有眞智者所不處也。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則不厚。安有大丈夫而不知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去識求智、而後無爲大道可幾也。

△嚴君平解　虛無無爲、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淸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

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迹、非至至者也。至至者、一尙不存、安有其五。故帝王根本、道爲之元、德爲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爲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爲事、中外相違。華盛而實虧。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爲治之末。爲亂之元。詐僞所起。忿爭所因。故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此之謂也。

△韓非解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表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

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具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筆乘　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此言而論之曰。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然、既歸其根。孰爲物。孰爲非物。故又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此數者、雖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蓋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復有彼此去取邪。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裂、破毀也。發、發泄也。歇、消滅也。竭、枯竭也。蹷音厥。顛仆也。數上聲。

△蘇註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

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蹷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昔之稱孤寡不穀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衡軛轂轄、會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爲車。所謂無之以爲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爲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爲侯王邪。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爲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琭琭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呂註　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爲二、非一也。唯其得之而無得、故謂之得一也。昔之得一者莫不然也。仰之而天也、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傾。俯之而地也、得一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無形而至寂者也、以得一、故妙乎有生而靈。谷有形而至虛者也、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衆爲萬物、以得一、故生而無極。其尊爲侯王、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寂之所以靈、虛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生、而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者也。使天無以清則裂。地無以寧則發。神無以靈則歇。谷無以盈則竭。萬物無以生則滅。而侯王也無以爲貞、而唯貴高之知、其得不蹷邪。故貴以賤爲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而立也。高以下爲基。則未有高者乃高之所自而起也。然則貴而無其貴、高而無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而不蹷者邪。是以孤寡不

穀、人之所惡而賤也。而貴高以爲神者、以其所本爲在此也。故致數而極之以至於一、則貴不異乎賤、卑不離乎高、而譽出於無譽矣。譽無譽、則毀無毀矣。譽無譽、則不可得而貴。毀無毀、則不可得而賤。玉可貴、故琭琭之石可賤、故落落之。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不可得而貴賤之謂也。

△息齋註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極其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清、卽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卽知谷之所以盈。知物之所以生、卽知侯王之所以貞。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絕物。侯王絕物、物亦絕之。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爲本邪。輪蓋輻軫、會而爲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禮智、合而爲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賞罰刑政、合而爲治。賞罰可名、而治不可名。苟有可執、使其迹外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皆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賤之矣。

△宏甫註　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蹷。下其基也。貴者必蹷。賤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今夫輪輻蓋軫衡軛轂轄、會而成車。人但見有此數者、曷嘗有車哉。然而名之曰車。而不曰輪輻蓋軫衡軛轂轄也。由此觀之。則所謂高下貴賤者可知矣。人見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曷嘗有高下貴賤者哉。彼貴而不能賤。賤而不能貴。據吾所見、而不能致之一也。則亦琭琭落落如玉如石而已矣。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復也。須溪云。反者動之極。則必歸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

△蘇註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介甫解　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卽在天者而觀之。指我亦勝我。踏我亦勝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卽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於淵虛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非所以爲動。然有所謂動者、動於反也。弱非所以爲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則能強也。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言動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強。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亦若此而已矣。

△呂註　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在於反。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是也。運動乎天地、非不強也。而其用常在於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唯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趙志堅註　反、歸本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爲動。爲道者捨末反本。故云道之動。蓋身安心寂、不動也。捨

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爲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爲身有之名返也。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本安然、亦有反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反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用。有者氣也。物雖未形、已有是氣、故云有。天地萬法、從一氣而生、故云生於有。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於無。推極生源、指道爲極。欲令學者歸心有所。前言反者、反歸此無也。

△息齋註　天下萬物生而爲有。自有反無、然後爲道。故曰反者道之動。天下之有皆生於無。有則必強。反強爲弱。則可以漸求於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

△筆乘　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有生於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無必生有。是故貴其反。反者反於無也。有生於無。是故貴其弱。弱者無之似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建、立也。偷、苟且也。渝、羊朱反。變、改也。傅奕音義云。古本作輸。廣雅曰。輸、愚也。或作揄、董遇作搖。今從王弼傅奕作渝。應人之乏、而終以見遠。曰貸。趙志堅云。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荷成、速歸於道。

△希聲註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

邇、深不可識。苟不爲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爲道矣。夫體道者、與日月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爲典要、斯夷道若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上德若谷也。常居溷濁、而終不可涅、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若偸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眞若渝也。正乎內而行乎外、斯大方無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甄天下、而不爲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事無事、莫覩其用、斯大象無形也。爲無爲、莫識其體、斯道隱無名也。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蘇註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汙、此則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偸、因物之自然而無立者、外若偸惰、而實建也。質眞若渝、體聖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貞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全其大方、不立圭角也。大器晚成、器大

不可近用也。大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大象無形、非目之所得見也。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寓。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呂註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聞道者、死生固不足以累其心。豈苟知之而已哉。上士聞道、眞聞之者也。眞聞之則無所復疑、特勤而行之而已矣。夫道亦何以勤行爲哉。曰、觀諸心以契其所聞、則勤行之謂也。中士聞道、聞之而未審焉者也。故若存若亡。若存若亡、則不能勤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而已矣。下士聞道、聞之而不信者也。故大笑之。所以大笑者、以情求之而不得故也。使道而可以情求、則彼不笑之矣。故曰不笑不足以爲道。若古之建言者有之、凡皆不可以情求之謂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是之謂明道若昧。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類。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是之謂進道若退。上德者無爲而無以爲者也、然其應如響、斯不亦若谷乎。大白者滌除玄覽而無疵者也、然受天下之垢、斯不亦若辱乎。廣德者廓乎其無不容也、而未嘗自見自是自矜自伐也、斯不亦若不足乎。善建者不拔、而建之以常無有、乃確說有見者也、故曰建德若偷。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而非所驚也、故曰質眞若渝。大方體之、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大成若缺、然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大器之晚成也。大音者聽之不可聞、故希聲。大象者視之不可見、故無形。凡此者皆道也。然謂

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類。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若相反者也。唯道爲能如此。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而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元澤註　竊嘗論此篇曰。道不遠人。而世莫能覩者、不明故也。故首之以明道。大道甚夷、而惟明者能由之以進。故次曰夷道也進道也。進於道而復乎性命之常、則不德之德也。故次之以上德。上德者、自得其德、而不同乎庶物者也。故不染而白。以其白自異於物。則安能若谷乎。故次之以若辱。不辱而潔、則是伯夷之隘也、安能廣乎。故若辱而后曰廣德。上德而能廣、則是與人爲徒、而可以爲君師矣。故曰建德若偷。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建德則有所立、而離本近僞矣。故又要在乎不易吾眞。故次之以質眞。其序至此、則道之在我者、體既具矣。故曰大方無隅。有大方以爲體、則所以應無方之傳、而可以緒餘爲人矣。故曰大器。大器者業也。至人以其糠粃土苴爲器、而器未嘗不大也。孔子以管仲爲小器。則帝王之功其大器乎。道雖爲此、而要其終、則未嘗爲也、未嘗有也。故曰大音也大象也。然則既盡之矣。故能與道爲一、而供萬物之求、成萬物之性也。嗚呼。是道也。不可以識識。而況於以言言乎。而余論之者、亦其麤而已矣。

△息齋註　上士聞道、雖衆人譏詆、不能使之不勤。中士聞道、雖不能無信、亦不能使之無疑。下士聞道、雖聖人復起、不能使之不笑。蓋膠於有者天下皆是。彼方以有爲實。今遂告以有之非實、而無之爲眞。

其誰不疑且笑。故不笑不足以爲道。亦理之當然、不足怪也。上士之勤、非能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於勤、下不至於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使之不疑不可得也。古之立言蓋有之矣。明道者自明、非色之明、外不得而見其明、故曰其明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其進、故曰其進若退。夷道無所不平、彼以彼之平、猶吾平也、故曰若類。上德無所不容、彼雖恢奇譎怪、而吾以一視之、故曰若谷。大白不汙其性、苟性不汙、和其塵皆可也、故曰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於大、雖欲使之息不可得也、故曰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自性有立、則接物必簡、故曰若偸。質眞者不徇於外、外不徇則惟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廉隅可得而察也。大器晚成、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大音希聲、非聲音可得而知也。大象無形、非形器可得而執也。中下之人、方役其所見而議吾之迹、以實昧實退實類實辱實偸實渝、其不侮笑者幾希矣。蓋大道無名、隱而不可見。至其貸以曲成、乃其小小者爾、非其實也。上士知其無名、略其貸而識其大、故亦不可以議其名。中下之士執其貸且成者以議全、此其所以愈議而愈非也。

△筆乘　上士者、恬惔寂寞虛無無爲者也。勤於此、則勤行之至、而實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而下士惡足以知之。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向煖。而沖氣運乎其間。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爲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獨尊之曰教父者。如言萬物之母之謂。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

△蘇註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爲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者。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莫與之偶者。莫與之偶、則一而已矣。故曰道生一、既謂之一、則謂之者與所謂爲二。故曰一生二。有一有二、則有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唯無名則已。苟謂之一、則其適遂至於三。三立而萬物生矣。故曰三生萬物。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而不測之陰、向於明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雖然。必有沖氣以爲之和。蓋陰與陽、二也。沖氣、一也。萬物不得一無以生故也。故人之所欲者軒冕富貴也。而其所惡者孤寡不穀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而遂有之以爲固。則向陽而不知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爲王公稱者。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抱而知所負。向而知所反。以不失乎沖一之和而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我之所教道也。教而不以

我義者、則亦非道而已。蓋唯通於道者爲得一。得一則無我。無我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反是死之徒而已。君子之教人雖或不同。然至於反一而無我、教之所自而生也。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息齋註　道生一。方其爲道、則一亦未生。一既不生。則安得有二。無二則一不散。故所以謂之不二、言其未有一也。及其有一卽有二。有陽卽有陰。有陰有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則有三。至於三則無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爲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於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由其本生於道、故末而不失道。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者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自損則必益。自益則必損。聖人未嘗益。而自以孤寡不穀爲稱。蓋欲使人知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是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亦其應世之迹不得不然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強、而曰堅、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胸。而至柔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能入之。二語皆設喻以明無爲之有益也。

△蘇註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衆強、出入羣有。

△呂註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觀於物、則水是也。無有入於無間、觀於物、則氣是也。亦以其柔

弱、故幾於道。然而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氣以其無質、故合於神。然而不能無氣者也。猶能入於無間。而況以無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氣。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無間。則孰不爲之動、而亦可入而不自得哉。故曰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而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是亦不知反其宗而已矣。

△息齋註　物本非物。堅者僞體也。雖天下之至堅、其極必歸於無。今天下之至柔、已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況於無之眞、豈不足以破有之僞乎。故無有能入無間。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其精不亡之謂也。無爲之爲、其爲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無有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多猶重也。薛云。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奚殆。

△蘇註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爲忘我也。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爲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后知貴身。知貴身、而后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愛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爲、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呂註　列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

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矣。

△息齋註　名不親於身、貨不多於身。得不償其亡。而世人每貪於名、溺於貨、徇於得者、由其無所見也。我愛於物、愛多則我費。物藏於我、物衆則我勞。小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於我、自反而足。故於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所止、止於至道。故非道不爲。雖欲危之不可得也。是以爲常。常故能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淸靜爲天下正。

△蘇註　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卹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淸淨。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呂註　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無所止、故若缺。唯其若缺、故其用日新而不敝。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其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大巧者、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者也、故若拙。大辯者、不言而辯者也、故若訥。如是無他。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爲、有形之所不免也。而一躁焉、則可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以勝天地之所行。況夫體無爲之清靜、以爲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者乎。故以言其成、則若缺而不敝。以言其盈、則若沖而不窮。其直若屈而伸。其巧若拙而工。其辯若訥而諭。此之謂有本。

△息齋註　成與缺、沖與盈、直與屈、巧與拙、辯與訥、皆物之形似者也。惟道無名。以形求之皆不可得。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雖直若屈、雖巧若拙、雖辯若訥。蓋其成不以形、其盈不以器、其直不以壯、其巧不以心、其辯不以口。故世以形似求之、皆不可得也。蓋世之言道術、未有不偏。如躁勝寒而不可以勝熱。靜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也。惟清靜無爲、雖不求勝物、而天下之物莫能勝之。故曰清靜爲天下正。

△葉夢得註　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於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苟知其所勝、孰往而不可爲。則清勝濁、靜勝動、其效亦可見矣。而況於缺之勝成、沖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清靜爲天下正。

△吳註　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爲巧。以辯爲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爲成之大、盈之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者也。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卻、屏去也。糞、糞田也。吳幼清本、糞下有車字。以張衡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爲證。戎馬、戰馬也。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還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希聲註　夫天下有道之世。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健馬無所乘。天下無道之時。天子則外攘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動於境內。戎馬馳於四郊。桑梓盡於樵薪。荊棘生於隴畝矣。夫無道之君、毒痡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欲則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嗟呼。凡非眞性、皆外物也。夫焉得而有之。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矣。

△蘇註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卻走馬而糞田。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唯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

△呂註　天下有道。民之智能已於耕食之間。而盜爭銷於無欲之際。而其死已脫矣。故曰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見可欲以爲造兵之本。雖有封疆之界、不能定也。故曰戎馬生於郊。然則罪之所由生者何

耶。可欲而已矣。故曰罪莫大於可欲。由可欲故不知足。則雖有餘而不止也。平爲福、有餘爲禍。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由不知足故欲得。欲而得之、則怨咎之招、而兵之所以不已也。故曰咎莫大於欲得。故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息齋註　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爲民。天下無道、則能使民爲兵。人能知道、則能使色爲空。人不知道、則能使空成色。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衆有橫生。遂爲無窮之咎。若知取不必外、是謂知足。知足則無不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蘇註　性之爲體、充徧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呂註　天下之所以爲天下者果何邪。見天下之所以爲天下、則不出戶而知之矣。天道之所以爲天道者果何邪。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則不窺牖而見之矣。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爲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

以爲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於我故也。知之於所不行。名之於所不見。則不爲而成矣。

△章安註　出戶而知、知其所可知爾。窺牖而見、見其所可見爾。天下之大、天道之廣、豈可以知知以見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卽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知知、故無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在自然者也。其麤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而盡夫知見。何事於出。何待於窺。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爲而爲、成其所自成也。

△息齋註　出而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知其理之在此。則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爲。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取、開元疏云猶攝化也。無事、卽無爲也。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羅什註　損之者、無麤而不遺。遺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德與道合。至於無爲。已雖無爲。任萬物之自爲。故無不爲也。

△蘇註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爲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爲、而不失於無爲矣。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呂註　爲學者未聞道者也。未聞道而求之、則不得不博、故日益。爲道者已聞道者也。已聞道者而爲之、則期至於無爲而已、故日損。而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無爲。無爲者無有而已。無不爲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無憂之謂神。神也者物物而非物者也。則取於天下也何有。由此觀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知已。

△黃茂材註　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者已化、然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然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illegible]損而未能兼忘其損、未爲損也。直須瞥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爲之地。故能無所不爲、而應用不窮。施於天下綽綽然矣。

△息齋註　爲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日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者所以爲日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眞全、則無爲矣。至於無爲、則凡有爲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爲之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尙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尙不可得、而況於取天下乎。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惔惔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無常心、心無所主也。惔、圖協反。爲去聲。渾、胡本反。

△蘇註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爲方、在圓爲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爲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惔惔爲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呂註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舍亡、則無常體之可測。出入無時、則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是。人心亦然。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心爲心。猶之鑑也。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而已。聖人之視己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無常、而以德善之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信不信亦無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則德者性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聖人之在天下惔惔然不已、爲百姓渾其心。渾其心也者、使善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

棄故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唯聖人之爲視聽。而聖人皆孩之。孩之也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無常猶己而已矣。

△元澤註　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雖目覩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非其實。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恕之。乃不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眞善也是以萬法雖殊、等爲實相。信與不信、混爲一體。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實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於衆人也。

△息齋註　甚矣心之爲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心之爲物、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爲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所以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於妄。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善吾從而善。不善亦吾從而善。於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信吾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於天下無不信。是謂德信。怵怵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眼、穿鑿取與、不見大全。故每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用耳目所接者爲明、而不知其非明也。聖人皆孩而畜之、使不爲非明所亂。然則非明者、豈釋氏所謂無明者歟。

△宏甫註　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爲善信故也。是爲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己之信。故曰德善德信

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爲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視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一以嬰兒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也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大旨、所以能無爲者哉。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忻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爲生入爲死。夫音符。攝生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生爲己有。如暫爲管攝之也。不期而會曰遇。兕音似。山海經、兕出湘水之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蘇註　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卽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呂註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死相爲出入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則由生而得生。非幸生者也。死之徒十有三。則由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者也。民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則豹養其內、而虎食其

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非不以生爲事。顧不得其道而動之死地者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由生得生、由死得死者、固不必論。而以生爲事、而反之死地其失爲在此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老子之於此、固已體之。而言蓋以疑之、言聞以質之、何也。此莊周所謂重言耶。嘗試論之。人之所以遇虎兕被甲兵、而虎兕甲兵之所以能傷人者、以吾有身故也。今我視吾心莫知其鄉、則吾心不可得。吾心不可得、則吾身與物亦不可得。內不見有身。外不見有物。則孰爲死地、孰爲虎兕甲兵、而投其角措其爪容其刃哉。然則善攝生者、夫何以加此。

△元澤註　至人不知死不知生。故亦莫能死亦莫能生。故曰未嘗死未嘗生也。彼偏乎陰陽而與生死爲徒者。及徇欲爲咎動之死地者。凡是三類、所見則殊。而原其所以迷大道之至正、而不免於生死者、由妄有其生、而矜生過厚故耳。或曰。彼爲道而至乎枯槁者、豈生生之厚乎。曰。吾之所以爲我、不死不生、湛爾常一、唯當息妄。而彼乃執其所見、更爲枯槁。故雖志趨空寂、而不知其爲有我之尤者也。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斫撻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往無不通。則物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爲死生所有。故攝生必至於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於含德之厚者又爲至矣。

△筆乘　生之徒十有三、此練形住世者也。死之徒十有三、此殉欲忘生者也。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此斷滅種性者也。凡此十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生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矣。兕虎甲兵將安避之。善攝生則無生矣。故兕之角無所投。虎之爪無所措。兵之刃無所容。何者、彼無地以受之也。厚生者九、無生者一。老子於十者之中、闕一自擬、其旨微矣。然聖人無生、非故薄之也、本無生也。昔人云。愛生者可殺也。愛潔者可汙也。愛榮者可辱也。愛完者可破也。本無生、孰殺之。本無潔、孰汙之。本無榮、孰辱之。本無完、孰破之。知此者、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

△程俱論　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爲道、超然於死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爲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邪。東西邪。上下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爲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邪。物邪。人邪。天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澹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爲死地哉。

老子翼卷之五

下篇中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畜、許六反夫音符長上聲下同

△希聲註　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爲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眞精之體德者妙物之用體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體道可以體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爲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蘇註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爲德牧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爲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呂註　萬物之生、常本於無名之物。而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而物得以生之際。無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爲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倮者不得不倮。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不幼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然則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此其所以能以無爲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則王侯之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雖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至本而言之。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而道終無名焉。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元澤註　此四者皆道也。以其各得其道。故但爲德。爲德則畜之而已。然畜之所以爲德也。及乎得其得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則遠近相取。剛柔相交。各因其勢而成狀。故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明乎道德、則形勢不足知、而應酢無難矣。命於天則爲天子。命於天子則爲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唯道、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假之。故常自然也。

△息齋註　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勢長、莫不以道德爲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此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於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於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

德。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出者。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目已之寶。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即此義。不可目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遺、唯季反。襲常、猶前言襲明。密而不露也。記曰、揜而充裘曰襲。

△蘇註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於色。耳悅於聲。開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陷溺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爲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爲強而非強也。惟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臭。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呂註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爲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爲萬物母、而未足爲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於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聞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矣。

非特聞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也。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其所以歿身不殆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此則守其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於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古之人有能廢心而用形者以此道也。若開其兌而不塞。濟其事而不損。則我之心直爲物之逆旅。莫適守者。何恃而不亡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動之微、復歸其明以反於寂然也。則未嘗開兌濟事以至於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則襲於知和、而深不可見矣。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息齋註　道爲物母。物爲道子。古之得道者、能使子母不離、而道物爲一。蓋物從道出、物不異道。子從母出、子不異母。物不異道、而世欲棄物以求道。子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母。本不異而自異之。是以終不得而一也。使人知物卽道、子卽母。知之守之。則左右逢其原有不難者。凡物不自道、而用物以遺道者、以人開其兌也。兌者突也。穴其突以濟其欲。心蕩而精衰。則物隨而喪。必閉其兌、塞其門。神不外出、旋元自歸。自然子母不離、道與物一矣。古之至人保其身而身存者、用此道也。人之患、在於不堇其

小不養其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雖小必明。雖微必強。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強。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自出也。元明爲本。末分而爲視爲聽爲覺爲觸者、皆其光也。道自本流於末。學自末求其本。故曰、用其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常卽本明。光自明而出。今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哉。介然有知、猶言微有知也。夸張曰施。施之反也。夷、平也。路狹而捷、爲徑。除、治也。傳曰糞除先人之敝廬是也。青赤爲文。色絲爲采。傅奕云采是古文繡字。資貨、一作財貨。盜竽、誤作盜夸。今從韓非本。

△韓非解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如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希聲註　老氏言。若吾囂然略無知道之心。始欲希於當世。則唯所行之爲務。務其苟合於當世也。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方將行於大道。則唯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平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人病

之。愼所施教、畏其導民於邪路、終不合於大道焉。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牆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則知其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則知其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饜飫、則知其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皆盜用民力以爲夸毗、故謂之盜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云、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此乎。

△蘇註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夸以誨盜哉。

△呂註　君子之於道、不可以不刳心。心刳而無餘、雖萬變陳於前、而不足以撓吾之靜、夫何施而畏哉。使我不能刳心、而有介然之知、行於大道、則唯施是畏。求其周行不殆、不可得也。況夫開其兌濟其事者耶。大道之爲體、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而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人之生以食爲本。而食必出於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故也。今以介然有知之心而行於大道、則已不得其母。不得其母、則其子非吾有也。非吾有而取之。猶之灑掃其庭內、蕪其田、虛其倉、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亦非其有而取之矣。非盜夸無以爲也、

豈道也哉。

△息齋註　道不在知。知者邪思也。眞道必明。明而非知。知不可及。故施之不盡、用之不窮。使我介然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道無窮。怵怵然恐其施之不足。是謂惟施是畏。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爲賊也。使行於無知。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豈不蕩然廣大心逸日休哉。後世不然朝甚除、除者治也。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甚蕪、則心不治。倉甚虛、則行不修。方且服文采以眩人。帶利劍以威衆。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是謂盜夸。如此、則去道遠矣。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邦、一作國。漢人避高帝諱改之。於韻不叶。今從韓非本。

△蘇註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眞。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呂註　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唯爲道者建之以常無有、則善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

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爲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傳豈有窮哉。此子孫所以祭祀不輟也。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於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眞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或修諸其身、而不能推之於天下國家者。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莊周以爲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說出於此也。然則何觀而修之身哉。以身觀身而已矣。何謂以身觀身。今吾觀吾身之所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也。則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矣。既知吾身之所自而有。又知吾觀之所自而觀。則所以修之身者已足、而無待於外也。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之所以藏天下於天下者用是道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毒蟲、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按擊曰據。攫鳥、鷹鸇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趙志堅曰。以四指握拇指爲握固。朘、子垂反。說文云赤子陰也。號、平聲。嗄、所嫁反。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嗄。一作嗌不嗄。黃茂材云。古本無嗌字。嗌不嗄、莊子之文、後人增入之。祥、吉凶之候也。

△蘇註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則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曷

由傷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呂註　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比其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爲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夫赤子之爲物、特以其受沖氣之和、積而未散。而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況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大同於物者、夫孰能害之。魏文侯之問卜商是也。蓋唯精爲能致和。何以言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不知所與而蛟作、則精也。使赤子也介然有取與之知、則不一而麤矣、其能如是乎。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蛟作、精之至。無所憂慍、故雖終日號而嗌不嗄、則和也。使赤子也有所憂慍、則氣戾而不和、其能若是乎。故曰、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精而至於相天、則其充沖氣之和、以至大同於物、不足異也。故致道之極、則至於復命、復命曰常。含德之厚、則至於知和、知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於常、則同也。知常、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奚以心使氣爲哉。故益生則曰祥。禍福無有、則無人

災祥者、禍福兆於此、而人災隨之矣。心使氣則曰強。強梁者死之徒。夫致虛而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致實而強、則物而已。物壯則老、其道也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蘇註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同、而與道同也。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爲親疏。等觀逆順、而孰爲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爲天下貴也。

△呂註　知至於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而無不理也。何所容心哉。苟爲不能無言、則不能無我、雖知之非眞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則默而成之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爲天下貴、不亦宜乎。然則知道者固終不言、故曰、今以言言道、則言非道也。而知者乃以言爲知、則是知知矣。斯言所以不得不出也。以其言出於無言。雖言猶不言也。夫道豈默然也哉。

△碧虛註　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尙爾。況妙道乎。所以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塞兌閉門、已見第五十二章。然彼則約道清淨、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興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眂。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此至人不待收視緘口、而自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四章。然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故至人之遊處。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巵言日出而應變。是以謂之玄同也。

△元澤註　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物而不物於物。況可得而親疏貴賤之乎。可得而親疏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莫之爵而常貴也。

△息齋註　世之所有、皆爲夢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未盡也。世之昧者、以夢爲實、譊譊誦說、終不離夢、故言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兌、謹其出也。閉其門、閑其入也。挫其銳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己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己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謂之親而遠。謂之疏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蘇註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呂註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其來久矣。則其所以治國用兵者固不同也。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兵而常且久、則是處之也。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一時之變者也。以奇故不能不有以爲。以正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治國而無所事智。則有事之不可以取天下也明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知之也。夫唯爲不出於無爲而至於有事。則天下多忌諱以避其所惡。則失業者衆、而民彌貧。人多利器以趨其所好。則下難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而多利巧。國家滋昏而奇物滋起。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法禁於法之所加、而不能禁於法之所不加。令行於令之所聽、而不能行於令之所不聽。民貧而多利巧、則令有所不聽矣。國家昏

而奇物滋起則法有所不加矣。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若然者、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取天下常以無事之證也。蓋其失之也由有事。故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而國家滋昏。惟其如此。故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其復之也由無爲故好靜無爲故民自化、而絕巧棄利奇物不起、好靜故民自正、而盜賊無有。由無爲好靜、故無事而無欲。以無事故民自富、而無忌諱之貧。以無欲故民自樸、而無利器之昏。其序然也。

△息齋註　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無事取天下、由天下之本無事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身、中國爲一人者、其治自心出也。我多忌諱、則禁防必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貧。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民既趨利、則國安得而不昏。我以巧示民、則民多伎巧。伎巧既勝、則奇物安得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冒、則盜賊安得而不多。聖人示以無爲。示以好靜。示以無事。示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祆。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悶音門・缺、殘缺也・一作缺缺・失望貌・以其察察、宜無不及・故人望之、而卒失望也・極、終也・奇、衰也・廉、稜也・劌、居衛反・割也・皆謂芒利傷物也・

△蘇註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止。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攬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至。彼方且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後。方且自以爲善、而不知妖之起於中。區區以察爲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

△呂註　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悶悶者、言其不以察爲快也。故其民淳淳。淳淳者、言其不漓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爲天下。則其政察察。察察者、反悶悶者也。故其民缺缺。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也。淳淳故安於德性。而不爲禍福。奇正善妖之所遷。是不漓於薄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爲正也、而有時乎爲奇。以爲善也、而有時乎爲妖。而禍福奇正善妖未知孰在也。徒令智多而難治。是不全於樸也。何則。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有所宜。有所拂者世所謂禍、而有所宜則福所倚也。有所宜者世所謂福、而有所拂則禍所伏也。則孰知其極而避就之耶。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則所謂正者果未可知也。今爲正者後或爲奇。此爲奇者彼或爲正。善與妖亦然。則天下之禍福正奇善妖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執之、其日久矣。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使之不得反樸而全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利天下。廉而不劌、故勝物而不傷。

直而不肆、故能曲全而枉直。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其明。此無他。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

△息齋註　其政悶悶、若無求於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其民醇醇。察察、若有得於己、而民以巧求免、故其民缺缺。天下之事、禍福之相爲倚伏、所從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我得則彼失。我福則彼禍。自然之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爲明。以求僥倖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爲奇。善復化而爲祆。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賞罰刑政、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奇者反而爲正。祆者變而爲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於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

△農師註　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正者。所謂正正者、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於無正之地、而流於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於迷而已。故曰。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服、一作復。柢、一作蔕。花趺也。

△韓非解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唯嗇是謂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

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

△蘇註　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斂藏其用、至於歿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蔕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蔕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呂註　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爲人者治之、則人不可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爲天者事之、則天不可得而事矣。精神四達並流、而無所不極、化育萬物、其名爲同帝。則人之所以爲人、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也。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者也。苟爲不嗇而費之、至於神敝精勞、雖欲反其精神、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人之生也固足於德。夫誠能嗇

而早復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德之至者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而禽獸不能滅。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孰知其極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而無其累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然則嗇之爲道、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生者視之蔕。衞而保之、則蔕固而視久矣。

△息齋註　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嗇。嗇者無不嗇所之謂也。謹於內、閑於外、內心不馳、外心不起之謂嗇。故能早服。內服其心。外服其形。寂然不動。則德有所積。積於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雖有國猶可也。人知其可以有國、而不知其可以有國者。由其有本也。本積既厚、則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況其下者哉。此所謂深根固蔕治人事天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涖、力至反。聖人亦不傷之、一作傷人。以下德交歸焉觀之、作之爲是。之指神而言也。

△韓非解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

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傷人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蘇註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煩。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未嘗傷人。故其鬼無能爲耳。人鬼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之。

△呂註　得有國之母以治國、雖大無難也。烹魚者不可以煩。而烹小鮮者尤當全之而不割者也。治大

國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割之則傷矣。以道莅天下者謂之大制。亦不割以傷之而已。及其至也、則其鬼不神。凡以不傷之所致也。何以言之。鬼之爲道、非不神也。厥與人雜擾而見其神、則不能不傷人。而所以不神者。以聖人爲能以道莅天下。使人不淫其性、不遷其德、無大喜大怒以干陰陽之和所謂處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唯聖人爲能不傷人。故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羣生不夭。則其神不傷人也。神不傷人、則無以見其靈響而神焉。由此觀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非其神不傷人。由聖人亦不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之於人、不能全其樸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傷神者爲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神不傷人、則神歸德於人。神不傷人、而人亦歸德於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息齋註　治國者聖人之餘事、不啻如烹小鮮。雖恢奇譎怪、道通爲一。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使鬼而有神。凡恢奇譎怪、皆化而爲道。道豈有傷人者乎。本欲吾不傷人。故其幽至於鬼神、皆不能以神傷物。大而政治、幽而鬼神、兩不傷。故人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聖人論　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其以道莅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尙安得有靈響祟厲之爲哉。

△宏甫註　烹小鮮者、攪之則爛。故聖人以無爲治天下。雖有神姦、無所用之。非聖人能絕之使不神也。雖神而自不能爲人之傷也。何也。以聖人未嘗傷人也。夫聖人不傷人。神亦不能爲人之傷是兩不相傷也。但不傷則德歸焉。豈別有德以不傷之哉。夫德卽傷之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蘇註　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呂註　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己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是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蓋天下之交牝、而牝常以靜勝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爲下故也。大國誠能居下流、以致天下之交、則牝以靜爲下而勝牡之道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於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不失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爲

宜下。而獨曰大者宜爲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災禍及之矣。則不嫌於不宜、故曰大者宜爲下而已。

△息齋註　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牝以靜而下物、故牝常勝牡。以大國而下小國、則必得小國。以小國而下大國、則必得大國。故大國或下小國以取、小國或下大國而取者、各獲其心之謂也。故大國不過欲畜小國。小國不過欲事大國。夫如是、而後兩者各得其所。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故大國尤宜爲下。

△吳註　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流、爲天下衆水之交會也。牝不先動以求牡。牡常先動以求牝。動求者招損。靜俟者受益。故曰以靜勝牡。動求者居上。靜俟者居下。故曰以靜爲下。或曰牝字其一疑衍。大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甘處於卑、俯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之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容也。大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爲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林希逸註　大國不過欲兼畜乎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乎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常以謙下爲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

始爲知道。一書之意、往往如此。解者多以其說喻處作眞實說。以故失之。獨黃茂材云。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此言最當。但不能推之於他章耳。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行去聲。先、悉薦反。

△蘇註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汙也。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則未有一物而不足於道者也。室之有奧、深邃燕閒、而尊者之所處也。萬物莫不有深邃燕閒尊高之處、則道是也。故曰道者萬物之奧。唯其如此。故善人之寶、而不善人之所保也。何則。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不貲之富、非其寶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於此而玄司、則雖有萬惡、渙然而釋矣。非其所保耶。夫言之美者可以市。行之尊者可以加人。則人

無善不善、固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有道者之於人、猶天地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非特美言尊行之比也。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爲天下貴、雖坐而進之、過於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者、不過此而已矣。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爲天下貴。而古之所以不得不貴也。

△息齋註　奧者藏也。道爲萬物之所貴。如奧之能藏物。賢者以道爲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於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依於道、則其美可市。行依於道、則其尊可加於人。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由人各根於道。不幸而陷於不善。則聖人亦何忍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利其富貴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使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出一善言、建一善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則其利豈小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以其善者不日而得其善。使不幸而至於不善、則亦足以自免於惡。此豈不足以爲天下貴邪。

△吳註　萬物之奧、萬物之最貴者。奧、室之西南隅。寢廟之制、有堂有室。室在內、故室爲貴。室中之制。東南隅曰突。東北隅曰宧。西北隅曰屋漏。奧、尊者所居。故奧爲貴。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奧。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璧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十二牛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外、執拱

璧以將命、曰先朝聘以拱璧駟馬爲至貴而未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

△葉註　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所嘗以爲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爲貴、果在此不在彼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爲、營爲也。純甫云。人皆有所爲。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爲乎。但衆人所爲者有爲之事。聖人所爲者無爲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爲之條件也。味、所爲之理趣也。作、起也。

△蘇註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呂註　有道者其爲常出於不爲、故爲無爲。爲無爲、故事無事。事無事、故味無味。何則。方吾之爲也、求其爲者不可得、則爲出於不爲矣。有爲則有事。爲而無爲、則事亦無事也。非徒無事也。雖味之而無味矣。味之者反覆尋繹之之謂也。道之爲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雖反覆尋繹之、復歸於無物而已矣。唯其如此。故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多。可以少。多少舉在於我。而所謂怨者固無常心。則不善者

以累其心矣。非徒然也。而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以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而我常無作也。苟有所作、必於易與細而見之。則所謂知幾其神者是也。能得之於吾心。則其推之於天下國家無難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以爲大於其細、而不爲大於其大故也。出諾、易也。復言、難也。不愼重於出諾之際、則言難復矣。易而圖之則易也。難而圖之則難矣。不圖之於易圖之始、而圖之於難則難矣。此俗人之所以寡信而多難也。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以難之於其易、而不難之於難也。

△息齋註　爲無爲、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則物不費。世所謂大小多少者、以形言也。聖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爲一。夫大小多少尙等而一之。又況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爲所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於天下之故、豈有心於爲之哉。事必求易。大必由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己未爲而先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於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於物、故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

△筆乘　夫事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多少。此怨所由起也。惟道非形非數。而聖人與之爲一。以無爲爲爲。以無事爲事。以無味爲味。愛惡妄除。聖凡情盡。而泊然棲乎性宅。則大小多少一以視之。而

奚怨之可報哉。惟德以容之而已。然此無爲無事無味也。不可力得、至易也。不可目窺、至細也。雖至易、而至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以成。豈可以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爲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爲我有。唯聖人自始至終、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分其心。故難者大者、當處寂然、了無留礙。而大道自此全矣。此所謂成其大者也。嗟乎。此非特起大丈夫見理明用心剛者、不能信、不能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異判。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脆、此芮反。判、一作破。成、一作層。今從傅奕古本。未有者、心未起時。未亂者、心未染時。幾平聲。復、反也。恃、一作輔。非。既曰自然矣。而又輔之。非自然也。今從韓非本。

△蘇註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木也臺也行也、積小成大。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於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愼終如

始則無敗事。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呂註　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未兆易謀、已動而謀之則難矣。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爲甚。通諸其心、則於天下國家無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爲之於未有也。脆也微也、則是治之於未亂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大生於小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起於下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遠始於近也。則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本末常如此也。爲之於未有、則是以不爲爲之也。治之於未亂、則是以不治治之也。已有而爲之、則爲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是以聖人爲之於未有、則我固無爲也故無敗。治之於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民之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於近、愼終如始、則無敗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則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非知此者也。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則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者、非知此者也。

△元澤註　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耳。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聖人所謂無爲無執者、故未至於釋然都忘也。但不於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且民飽食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爲有欲。而離性

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人迷妄、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常欲不欲、以救其迷而反之性。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於不學耳。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衆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救其過而反之道。輔自然者。莊子所謂反以相天是也。爲之則以人滅天矣。故不敢爲。然則萬物安乎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夫豈有脆之可泮、微之可散者哉。

△息齋註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所持。故曰易持。以不持持其安。儻有微心之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於未亂、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於無爲之中自然而爲。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爲之、卽爲敗之。有意執之、卽爲失之。由其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爲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怠。皆爲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不爲。其始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此世所以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爲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衆人目過於色。耳過於聲。吾以不學爲學、收視反聽、復衆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爲。夫豈有爲之執之之病哉。

△吳註　愼終如始。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爲大、二終字而言。始雖以爲難、至終而不以爲難。始雖不敢以爲大、至終而自以爲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愼終如始。始以爲難、而終亦以爲難。始

不爲大、而終亦不爲大。則終無敗事也。

△劉槩註　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老子翼卷之六

下篇下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楷、模也。式、法也。下徹曰深。旁周曰遠。反乃順者。司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蘇註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賊耳。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呂註　衆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人之心也哉。古之善爲道者在己若此。則推之於民也、固非明之、將以愚之也。察察昭昭、則所謂明之也。若昏悶悶、則所謂愚之也。民之失性、居華而去實、故智多而難治。誠欲治之、則去智與故、鎮之以無名之樸、彼將自化。而以智治之、適所以亂之也。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毀則爲賊。治國而以智、則毀其則矣。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治國而不以智、則無介然之知。其道甚夷。而無益生之祥。則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

非特施之於治國而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蓋知其子守其母、歿身不殆。則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則以智治之而賊者也。則不以智之與以智、非亦我之楷式乎。誠知楷式、而不違其德、可謂玄矣。德而至於玄、則深而不可測、遠而不可量。以情觀之、不能莫逆於心。及其至也、與物反本、無所於逆。故曰。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息齋註　夫所謂道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目視非色、耳聽非聲、爲聲色之所留礙。而不知見聞覺知、有出於聲色之外者。今遽告人曰爾之見聞覺知皆非眞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明民、將以爲愚而憐之可也。夫民之愚、留礙於聲色、不知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爲。示之以澹泊。且猶未悟。而況欲以智示之歟。生民之患、在於多智。智不以正、其智爲邪。今吾未能覺其邪、而又以智示之、是反開其僞也。故以智治國、爲國之賊。儻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可乎。上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靜而彼動、我素樸而民多欲者。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由其與物反、是故不可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大順。

△劉仲平註　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王之爲言、天

下所歸往也・處上聲・下同・樂入聲・

△蘇註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呂註　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則能爲天下王者、亦善下之而已。則玄德者、乃所以下下之道也。莊周以爲以此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玄德升聞。則玄德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以處下之道而居人上、乃所以下之也。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爲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爲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息齋註　聖人不得已臨莅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民上、爲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爲之爲天下、且不見其朕、況欲與之爭乎。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

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衞之。肖、似也。夫並音符。長舍並上聲。衞、護也。

△蘇註　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徧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耳。而何足大哉。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則亦悶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尙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爲賢、而以慈忍爲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爲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世以進銳爲能、而以不敢先爲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爲器長也。蓋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常近於死。以慈衞物、物之愛之如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衞矣。

△呂註　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見其無乎不在、無可擬者、謂之似不肖。而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爲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矣。道外無物、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爲大也。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尙得爲大乎。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蓋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吾無我而不爭故也。夫唯無我而不爭、故能持人之所難持。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皆持人之所難持者也。何則。人不能無我而不爭。故勇而不能慈。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則無我不爭、乃其所以能保此三寶而持之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而我守之、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非慈乎。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爲紀、非儉乎。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人皆取先己獨取後、非不敢爲天下先乎。夫慈爲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儉爲不費矣、而用之不可既、是能廣也。不敢爲天下先爲後人矣、而聖人用之以爲官長者皆從我者也、是能成器長也。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則剛強之徒而已。死不亦宜乎。夫自事觀之、則軍旅之事、愛克厥威允罔功、則慈宜若有所不行也。然自本觀之、則所以能立其威者、以慈而已。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唯慈故儉、儉故不敢爲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而始也。舍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則慈乃所以衛吾生者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立而三寶舉矣。

△元澤註　肖者有所似。道爲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所以爲大也。慈主於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於末爲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爲者也。儉之爲德、寡欲也、貴本也、愛物也。一言而三善至者其儉乎。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聖人制禮、將以爲儉。而方其爲禮也、不得獨儉。非禮則無末。非老子則不知本。本乎本乎。聖人之道於是爲至乎。於易則謙

是也。天地人神皆以謙爲貴。故聖人寶之。慈者不爭而勝、勇莫大焉。區區以奢侈自廣者、其狹甚矣。唯無以末傷本、無以外滅內者、至廣也。此聖人之行、故但爲器長而已。若道之長、則未嘗在物後也。以人滅天、以事勝道、借使幸免、蓋失所以生矣。三寶皆天德而立本者也。正、如正兵之正。正兵之言、師整而不動也。愛民如子、則民愛之如父、不令而齊矣。彼倒戈攻於後以北者、上不慈故也。一本作以戰則勝。戰守主於殺伐、而尚以慈爲德。則餘事可知。

△韓非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董註　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於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於敵國。利欲勝於鋒鋙。盍亦寡欲以至於無欲、以全其所寶乎。

△夢得註　我自處也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卽三者、推慈以爲先、而終復明之。以爲戰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爲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怛然有期于天下者與。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古者車戰爲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羅什曰。心形皆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蘇註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呂註　士之爲言、事道而以將人爲任者也。事道則以不爭而勝、將人則用人之力。若然者、何所事武哉。故曰善爲士者不武。爲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固其宜也。何則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樂爲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用人之力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雖用兵之危、我猶無爲。況其他乎。無爲爲之之謂天。德至於無爲、則與天同、而無以加矣。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

△息齋註　聖人身且不有、而況于爭。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爲士則不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illegible]服人。而人亦樂爲之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行、上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兵、五兵、戈矛殳戟干也。說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幾平

擊・喪、去也・抗、舉也・林希逸云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設喻處、其例甚明・

△蘇註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呂註　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施之於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而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則雖兵猶迫而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況其他乎。何則。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所以爾者。道之爲常出於無爲。故其動常出於迫。而其勝常以不爭。雖兵亦由是故也。誠知爲常出於無爲。則吾之行常無行。其攘常無臂。其仍常無敵。其執常無兵。安往而不勝哉。苟爲不能出於無爲。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寶保而持之者、幾於喪矣。故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唯以不爭爲勝者、則未有能勝之者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吳註　此申言慈之寶。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爲主、肇兵端以伐人也。爲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不爲首兵、但爲應兵。雖爲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寧於遠退。進戰者整其行陣而行。攘臂以執兵。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不仍之、則雖有敵在前如無敵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宗者族之總也。道者事之總也。

△蘇註　道之大、復生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使爲衆人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玉者、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呂註　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無爲。則知之行之也不乃甚易乎。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何耶。以言有宗、事有君。而天下不知其宗與君、是以不吾知也。何謂宗、無爲而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何謂君、無爲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故爲天下貴。使道而可以知知識識、則何貴於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鮮儷者、是之謂被褐懷玉。

△息齋註　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爲可爲、無事可事、豈不甚易知甚易行者哉。然至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學不可學、而心動卽僞。爲無爲、而寂然不爲者未必

是。事無事、而終日事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爲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則言之差殊不必問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必疑也。夫唯人之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爲貴。使我之知不出於衆之知、則爲我者亦不足貴矣。

△宏甫註　吾言甚易知、是以天下莫不知。甚易行、是以天下莫能行。甚矣人之好爲苟難也。然雖莫能行、何者而不行。雖莫不知、何者而我知乎哉。何也。以吾言一出於宗、而吾行一制於君、而我無知焉故也。使吾而有知、則人亦將以吾之知而知吾矣。是以知爲天下役也。非大君與宗主矣。何足貴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蘇註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唯知知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呂註　道之爲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夫唯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息齋註　知者逐物故多僞。不知者返本故近眞。人能知不知爲近眞、知知爲多僞、則爲上矣。儻不知

知之爲僞、而徒益其知、則是以病爲藥、其病有不可勝言者。惟知知之爲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知之也。

△筆乘　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卽釋氏之知無也。不知卽釋氏之無知也。始以知無遣其有。隨以不知遣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何。彼於虛空之中橫生意見。清淨之內忽起山河。揑目生華。迷頭認影、則病矣。凡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學者方狃以爲玄覽、寶而持之、病奚從瘳乎。聖人之不能廢知、猶夫人也。而知不爲病者、知知之爲病故耳。知其爲病、則勿藥而病瘳矣。知不知上、所謂生而無生、眞性湛然也。不知知病、所謂無生而生、業果宛然也。唯其病病、是以不病、所謂知幻卽離、不作方便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可畏者至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事。狹、胡夾反。一作狎。厭、於豔反。

△蘇註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威煜然見於前矣。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爲已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蕞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於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

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也。

△呂註　民不冥於道、而唯識知之尙、故生生厚。生生厚故輕死。輕死故不畏威。民至於不畏威。則無所不爲。此天之所自以明威而大降其虐也。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夫唯以道治天下者。知夫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凡命於天者、其居之所同然也、勿狹之而已。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凡命於天者、其生之所同然也、勿厭之而已。夫民無常。在我而已。夫唯我不厭、是以民亦不厭也。則奚不畏威之有哉。是故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居也。自愛以嗇、而不自貴以遺其生、愛嗇而遺其生、乃所以不厭其生也。故去彼知識之病、而取此不識不知之不病也。

△元澤註　民樸而生厚、則畏威。上失其道、多乎有爲、以小其道、塞其生。故民巧僞彫薄、而威不能服也。夫如是、則天誅所加、禍亂將起。故曰大威至。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樸。乃蹙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民不淳而僞。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聖人不然。使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干威者乎。莊子曰。猗韋氏之國。黃帝之囿。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上不自厭其生而盡性。故民亦得盡性也。莊子曰。不厭其天。此之謂也。厭者天厭之之厭。自見則矜成自貴則賤物。此所以自狹其居自厭其生、亦以狹民之居厭民之生也。自知則明乎性而不爲妄。自愛則

保其身而不爲非。夫然則豈至於干天之威也。

△董註　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矣。生者氣之聚。含太一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溺於小術、而實所無、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著無、而蔽於斷滅、以厭其所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帥、而其大無量、當擴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而其用不窮、當葆而養之、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慕之心。所以體無非彊無、而無非頑也。長生非貪生、而生非礙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未嘗厭棄於人矣。見賢徧切。顯也。去上聲。自知則返照無畏、而不狹其居。自愛則絕外嗜欲、而不厭其生。惟自知自愛、所以居之安也。而不自見以矜能。不自貴以賤物。故無知之之見、忘愛之之心也。

△息齋註　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人足於內。視人之喜不加益。其不畏不加損。是以皆與之無爲。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己者易。使人不畏己者難。使我忘人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吳註　威可畏者、損壽戕身之事。大威大可畏者死也。人不畏其所可畏。必戕身損壽以速其死。有大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狎、玩習也。所居、身之

所處。厭、猶惡而棄之也。平日所處、凡損壽戕身之事、無所畏憚、狎習爲常、安然爲之、言不畏威也。厭所生、謂傷生速死。是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夫惟不狎、舊本作不厭。盧陵劉氏云。上句不厭、當作不狎。今從之。夫唯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自知、自知愛身之道。自見、自顯著所知以示人。自貴、卽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重也。聖人於自愛之道、雖自知於中。然含德襲明、知若不知。不表表示人自見於外。雖自愛之篤。然體道自然、若無以生爲。亦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禍。不狎則有不厭之福。皆爲衆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待畏而自無可畏。不待毋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自愛之實。而外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殺、猶死也。利謂活。害謂殺。惡去聲。繟音闡。舒緩也。王作坦。嚴作默。不如作繟爲長。蓋默則重不言。坦則近不爭也。

△蘇註　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之而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夫誰召之哉。繟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呂註　用其剛強而必於物者、勇於敢者也。則死之徒是已。故曰勇於敢則殺。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勇於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於不敢則活。勇於敢者人以爲利、而害或在其中矣。勇於不敢者人以爲害、而利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殆非可以知知而識識也。故曰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之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猶難之若此者、以天之惡爲不可知故也。夫唯不可知、則不識不知、乃所以順帝之則也。蓋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者也。而物莫能違之者。故曰不爭而善勝。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差也。故曰不言而善應。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盈虛、與時消息、而未嘗違。故曰坦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其聰明明威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夫唯天之道不可知爲如此。聖人所以勇於不敢、而不識不知、乃知所以順之也。

△息齋註　人皆知勇於敢。不知勇於不敢。勇於敢者蹈白刃也。勇於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白刃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

以爲難者歟。輕於用勇、人之所嫉、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之。況衆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知其惡於用勇也。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

△吳註　敢爲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爲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爲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於惡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報應之速、不待召之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坦然平易、而巧於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恢恢廣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

△宏甫註　勝以不爭。應以不言。來以不召、正天之疏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疏、必有失矣。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斲、陟角反。

△蘇註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呂註　民之爲道、固常不畏死者也。唯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則可以使之畏威而重死矣。奈何以死而懼之、而欲其畏死乎。何以知其然也。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畏死而爲奇乎。然而執之而不勝、殺之而不止者、則民之不畏死、而不可以死懼之、明矣。然則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有出於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張耒　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息齋註　此言世之刑法、不足恃以爲治也。民不畏死、吾奈何以死懼之。使民果畏死、有爲奇者執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爲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

漢用法疏、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於漢。此亦足以見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於冥冥之中、不可逃也。若必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也。

△薛註　我朝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卽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太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亶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之謂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稅、租也。純甫云、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卽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意。此章之言、由麤及精、要歸其重於此耳。

△蘇註　上以有爲導民、民亦以有爲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

△呂註　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飢耶。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奚難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爲故難治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輕死耶。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於食稅之多而飢無有也。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於有爲而難治無有也。自富自樸、

自化自正、而不飢以難治。則至於生生之厚而輕死無有也。蓋所以生生之厚而至於輕死者、以其踶跂好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故也。夫唯生生之厚遂至於輕死、則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可知矣。是故聖人不自見以外其身。不自貴以遺其生。知其無以生爲而已矣。

△息齋註　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爲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安得不輕死。聖人之於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爲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脆、輭也。徒、類也。合手曰共。商桑穀生於朝、七日大共。秦伯怒蹇叔曰、墓木拱矣。皆合拱也。董音如字。言人共伐之也。處上聲。

△蘇註　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在上、麤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麤必強大。

△呂註　道之爲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其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而敵國之所謀也。我驕而敵謀、所以不勝也。木強則伐。伐之所以共而舉之也。非徒然也。而以位言之。則天以氣在上。地以形在下。氣則柔弱。形則堅強。臣以有爲事上。君以無爲畜下。有爲則堅強。無爲則柔弱。堅強居下、柔弱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能勝剛

強可知矣。

△息齋註　此章汎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非所以爲道、而近於無爲。剛強雖未離於道、而涉於有爲。無爲則去道不遠。有爲則吉凶悔吝隨之、益遠於道矣。

△吳註　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強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兎、敵不及距、則能勝之矣。秦兵過周超乘三百、竟敗於殽。齊兵入晉、桀石投人、竟敗於鞌。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共、兩手所圍也。木之弱而搖動者、爲近末之小枝。強而不搖動者、則爲近根合共之大榦也。因言兵而幷及於木。上文言兵強者爲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木強者近根之榦、是處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矜己陵人、必蹷其貴高、而反處人下矣。柔弱者衆所尊戴、而得一處人上矣。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弛弓、俯其體、則弭在上、弦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弭向下、弦在上。是抑弭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弦之下者使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弭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舉其弦而使之高。見、賢偏反。

△希聲註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

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爲人道。損己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是以聖人能爲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於人。故天下謂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蘇註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有道者贍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呂註　天之道、無爲而已矣。無爲則無私。無私則均。猶之張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適於均而已矣。夫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無爲任物之自然。則高者爲有餘、不得不抑而損。下者爲不足、不得不舉而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是也。人之道、不能無爲。不能無爲、則不能無私。不能無私、則至於損不足以奉有餘、不足異也。夫唯有道者、知未始有物。而有爲之與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而爭之。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此。故曰、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則有道者也。是以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者、無他。凡以法天之道而已矣。

△息齋註　衰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衰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能以己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而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於天下而不欲見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蘇註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呂註　天下之物、唯水爲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爲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爲水、是其無以易之也。夫水之爲柔弱、而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老子數數稱之何也。以天下雖莫不知、而莫能行也。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則其患者豈在於材力之不足也。顧未能損有餘以奉天下、持之以柔弱。而常爲名尸智主事任謀府之所累耳。故老子論道德之將終、而數數及此。又引聖人言以信之。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明所以服天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而爲社稷主爲天下王何也。蓋必先其令聞、非過名之言也、不及名之言也。受國之垢與不祥、則過名之言也、名不足以言之也。不及名之言應事、應事言之變也。過名之言體道、體道言之正也。正言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故曰正言若反。湯武之言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知以國之垢與不祥而受之者也。

△宏甫註　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陷。故攻堅強者莫勝於柔弱。柔弱者不期勝而自勝也。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爲也。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弱也。苟爲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爲天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妖孽、四海之無凶人、可

得耶。雖欲翦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蓋若反於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不察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契、苦計反。徹、徹法也、直列反。

△蘇註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知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懟、將渙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

△呂註　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爲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車馬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爲物主者也。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爲物主。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爲悅乎。故有德司契、則不責於人而已。無德司徹、以通物爲事者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以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

道也。

△息齋註　怨之不可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強和之、必有餘怨。以此爲善、未足也。是以聖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於右契。恩怨取與、吾何心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責之也。蓋大小長短、彼各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私焉。若必欲強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不失善。蓋亦司契而已。

△吳註　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爲劵、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爲受責者之所執。澂謂執左契者、己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己。有持右契來合者、卽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於爲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爲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爲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爲、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漢書、詔天下吏舍無寄豎十

器。顏師古註云。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伍之具爲什物。不用者、無往來、免儲偫、省徭役也。舟與甲兵、舉其重者言之。樂入聲。望平聲。相望相聞、近也。至老死、久也。近而且久不相往來者、各足故也。道足則無事咨詢。財足則不相乞假。

△蘇註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於世。什伯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樸、雖結繩足矣。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呂註　三代以來、至於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此救之以質而反乎太古之道也。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而已。古固有是道也。然詩書之所言、則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然則世去大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太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嘒管清聲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

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巳而火始王、而金氣巳生於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巳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趣留、而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巳也。則不得巳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於彼也。則其肯煩事爲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卽歿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能儉、而樂之節樂、爲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元澤註　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僞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民貧土瘠、而利欲勝乎好生。末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外慕。故觸刑犯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迹交乎四方矣。樂生遂性、則重死安土。無求則不遠徙。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者也。竊嘗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爲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效可以爲此也。老子大聖人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效也。故經之義終焉。

△吳註　十人爲什、百人爲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共也。不用者、不營爲、不貪求、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爲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於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

大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於外自足於內如此也。舟車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舟輿。無所爭、則無用乎甲兵。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食之食爲甘。以所服之服爲美。充然自足、愛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爲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爲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於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但不遠徙而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爲人之爲、去聲。

△蘇註　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爲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爲書、與其所以爲道之大略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呂註　道之爲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可以默契。不可以情求者也。則信言者信此而已、安事美。善言者善此而已、安事辯。知言者知此而已、安事博。由是觀之。則美者不信、辯者不善、博者不知、

可知已。何則。雖美與辯與博、而不當於道故也。道之爲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者與道合體、夫何積之有哉。唯其無積、故萬物與我爲一。萬物與我爲一、則至富者也。故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使其有積也、則用之有時而既矣、安能愈有而愈多乎。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乎地、無有不契、是信也。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爲似不肖、是不美也。言之至近、而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言爲悅、是不辯也。其知至於無知、是知也。而其約不離乎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疏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爲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於是不能刳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則有所不利。有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爲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聖人之道、雖爲而無爲。無爲故無我。無我故不爭。是天之道而已矣。

△筆乘　或曰。老氏之爲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爲人也、而未嘗分己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己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學者於此而刳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故曰。教而無教、何必杜口於毗耶。言乃忘言、自可了心於杜下。讀者其勉旃哉。

老子翼卷之七

附錄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

隋薛道衡老子廟碑曰。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神習智、鶉居鷇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疑於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於鐘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醨之變。於是儒墨爭騖。名法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自以老子爲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目之奇。蹈五把十、影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緜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南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睹、歎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眞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樸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方外。蜺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清都。參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其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彫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遯天之形。雖復傲吏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叡。接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於百王。明鏡衢罇、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斷。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鴟跱。黃延奸宄。鄭阻兵禍。大縱毒螫。將徧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攙

搶而掃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既翦、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歌。乃允答天人。祗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太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模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於鴛鸞。升降靈臺、豈更營於鵁鶄。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於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知恥。畫服興慙。天無入牢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羣典。石渠壁水、闡揚儒業。綴五禮於將壞。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大師成功之頌。承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耀。重日雙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王室之蕃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於潤塗。納烝民於壽域。旄頭垂象。窮髮成形。獯獫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算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開運。耀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匍匐投掌。牂牁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聲教。並入提封。閩越句吳、不愆貢職。夫餘肅愼、無絕夷邸。遐邇禔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閏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晉則化成夷狄。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符瑞彪炳。千年靈蔡、著天性以效徵。三足神烏。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徧於竹葦。星光若月。雲氣飛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揚鑾動蹕、肆覲東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爲而不宰。尙寢馬卿之書。未允梁

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惕。使蒼璧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禔。猶恐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尙想玄極。壽宮靈座、麋鹿徙倚。華蓋罽壇、風霜彫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胄。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斯蕃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平皋、東連譙國。望水置槷。揆景瞻星。擬玄圃以疏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栱。磊砢相扶。方井圓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仙衛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瀝降而成響。淸心潔行之士。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醮祀之禮。顯仁助於王者。冥福資於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慙皇。王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冲和。尙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尊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眞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玄門洞啓。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靈廟彫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維皇受命。乃神乃聖。響發地鐘。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曜魄同尊。參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盧納賚。王會書琛。青雲干呂。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慙太上。

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臺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淒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曰。孔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先臣之命、屬臣則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車乘賚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乘、二馬、二豎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者也。博辨閎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者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有己。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問老子而得禮之要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所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出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君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級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刳心瀝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

名山石室、祕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

關尹子尹喜仕周昭王爲大夫。善天文。豫占東南眞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畜車。諸子驂乘。徐甲爲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強爲我著書。遂館終南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殊不知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豕韋已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返。固不待齊楚秦晉之出。而伯者之風亦已見矣。此老聖著道德、所以兼功力而言也。按乾象、河鼓三星、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夏官上大司馬王五軍。大國三軍、已載之周禮。及考穆王內傳。言王西還、上終南、修草樓。則知授經爲昭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自時其徒晉公孫辛鈃、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年壬午、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二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句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囚石室。賂太宰嚭、得歸。嘗膽圖報。吳既沼。計然曰。句踐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蠡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遯。封禹之地。嘗登山籌隱。今吳興計籌山是也。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

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庚桑楚、南榮趎、崔瞿、柏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老子遊歷商周、亦已久矣。其親見猶龍如孔子者、可無若人。自司馬遷以老韓同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通家之學、後世無傳焉。惜哉。

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吳闞澤對大帝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焉。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傅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傅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爲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章。（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天數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嚴遵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全與河上公不合。）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考也。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諸家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傳。或以他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爲五千文、蓋舉其全數也。（見老君實錄）

杜光庭云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半。義理兼通。局字數而妨文。翦文勢而就數。皆失其旨也。司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其有删文約數、俯就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三十輻字爲三十、以滿五千字。此又膠柱刻舟、執迷不通也。

杜光庭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老君與尹喜解）內解上下（尹喜以內修之旨解注）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河上公章句（漢文帝時降居陝州河濱。今有廟見存。）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時蜀人。名遵。）山陽王弼注（字輔嗣。魏尚書郎。）南陽何晏（字平叔。魏駙馬都尉。）河南郭象（字子玄。魏晉間人。）潁川鍾會（字士季。魏明帝時人。）隱士孫登（字公和。魏文明二帝時人。）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注四卷。）沙門鳩摩羅什（本西域人。苻堅時自玉門關入中國。注二卷。）沙門佛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注上下二卷。）沙門僧肇（晉人。注四卷。）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貞白先生。注四卷。）范陽盧裕（後魏國子博士。一名白頭翁。注二卷。）劉仁會（後魏伊州梁縣人。注二卷。）吳郡徵士顧歡（字景怡。南齊博士。注四卷。）松靈仙人（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晉人河東裴楚恩（注二卷）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注道德經四卷）梁簡文帝（作道德述義十卷）清河張嗣（注四卷。不知年代。）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疏四卷。）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梁道士竇略（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陳道士諸糅（作玄覽六卷）隋道士劉進喜（作疏六卷）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唐太史令傅奕（注二卷。併作音義。）唐魏徵（作義五卷。太宗相。）法師宗文明（作義五卷）胡超（義疏十卷）道士安丘（作指歸五卷）道士王玄辯（作河上公釋義十卷）諫議大夫蕭明觀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道士徐邈（注四卷）直翰林道士何思遠（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縄十卷。事數一卷。）洪源先生王鞮（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訣二卷。）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太子司議郎楊上善（高宗時人。作道德集注眞言二十卷。）吏部侍郎賈至（作述義十一卷。金鈕一卷。）道士車若弼（作疏七卷）任眞子李榮（注上下二卷）成都道士黎元興（作注義四卷）太原少尹王光庭

作契源注二卷 道士張惠超 作志玄疏二卷 龔法師 作集解四卷 通義郡道士任太玄 注二卷 道士冲虛先生殿中監申甫 作疏五卷

岷山道士張君相 作集解四卷 道士成玄英 作講疏六卷 漢州刺史王眞 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 道士符少明 作道譜策二卷 玄宗皇帝所注道德經上下二卷 講疏六卷

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之道。松羅仙人、魏代孫登、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皆明理身之道。苻堅時羅什、后趙圖澄、梁武帝、梁道士竇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諸糅、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賾、李榮、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嗣、張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皆明虛極無爲理家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稟學立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爲宗。顧歡以無爲爲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爲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爲宗。孫登以重玄爲宗。宗旨之中、孫氏爲妙矣。

廣川董逌臧書志云。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歡、陶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臧玄靜、孟安期、孟智周、竇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今考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母丘望之、湘、逸其姓程韶、王尙、蜀才、袁眞、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樹、鍾山、傅奕、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眞子、馮郭、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閭仁謂、劉仲融、王肅、戴詵、玄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

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玄靜、竇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淸夷、各有注說。王顧等奉玄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爲廣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見史記樂毅傳

漢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見揚雄傳

嚴君平卜筮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見太平御覽

王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慧。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辨能言。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太原王濟、好言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

殷仲堪有思理、能清言。嘗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見世說

庾子嵩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見晉陽秋

阮宣子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卽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名士傳

周彥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周虛席晤語。詞韻如流。聽者忘倦。尤善老易。與張思光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謂之三語椽。見晉書本傳世說作阮修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爲參軍。答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迺掛其祖所畫向子平圖於壁上。齎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爲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遊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縣解人也。有請道者。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

也。游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賾。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花。年七十餘、筋力不衰。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歎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定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舊本傳云。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刻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眞本。以奏上之。

盧鴻一、字顥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見舊唐書隱逸傳

宋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爲道士。久之、遊天台。玄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見舊唐書隱逸傳。新書本傳云。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復問神仙治煉。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與舊唐書少異。故併錄之。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硯、註老子。彌年不出。人號其所居爲高士峯。

唐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彼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見舊唐書憲宗紀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略云、夫老氏之術、道以爲體、名以爲用、無爲無不爲、而格於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爲述德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尙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傳此書爲神仙虛無言、又詆太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之失、此流俗之言也。以我觀之、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眞於說。說籍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眞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眞亦善老子。每啓篇、先熏盥、乃讀。見新唐書儒學傳

李衞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淸。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見李文饒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淸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尙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於天下。皆可以致淸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淸靜之所致耳。見白氏長慶集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見五代史一行傳

太祖征太原。駐蹕鎭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凝神泰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見東都事略隱逸傳及高道傳

宋太宗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海蟾种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眞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除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見高道傳

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云。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無爲之術。見了齋集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爲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丘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見咸平集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爲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可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修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爲書、其言雖若虛無、而

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見本集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淸靜爲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旣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見羅先生語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籛。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見龜山集

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見語錄

滎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前坐壁上。云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保謹、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呂氏雜錄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淸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淸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爲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

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見本集

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歎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

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又曰。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於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閒居無事。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歸北。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於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子由再題。

眉山蘇籀、潁濱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爲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見遺言

呂吉甫作道德經傳成。以元豐元年表進於朝曰。臣惠卿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釋鑿、議讀書於齊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大制散於智慧之僞。含生失其性情之初。爰有眞人。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墳。是以雞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爲黃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恍唯惚、視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今、迎隨孰知其首尾。失之其

出彌遠、至寶祕於荊山而莫知。悟之不召自來、玄珠索之象罔而可得。軒轅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極至遊。遂臻泰定。此書之指。其詣不殊。曹參師於蓋公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爲漢宗。僅得淺膚。猶幾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眞。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尙賢、則謂遺之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棄諸地而不用。謂絕學則無憂等於禽犢。謂絕聖則無法等於鴻荒。不知靈府之間。有若淸眸之上。雖留金屑。亦翳神光。故令善惡之兩遺。而極沖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遂以允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發茲微學。宜屬至神。伏惟皇帝陛下、以高眞之質而應君師。以妙本之餘而形爲事業。蠱飭而庶政交舉。革當而四方已孚。方將齊心服形而捐治物養己之累。深根固蔕以趣長生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極。適丁斯時。臣性維顓蒙。生足憂患。每思朝徹。以解天弢。汎觀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於脗合。維日不足。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有得。卽動而靜、物芸芸而歸根。由濁以淸、中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爲學者之元龜。敢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辨道。倘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之誅。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計四册。謹奉表投進以聞。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臣呂惠卿上表。按李彥平先生遺書云。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偏一曲之

書、而日汩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爲道德者。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學之蔽、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尙昧。故爲作傳、以發其既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詳而爲列子。又其詳爲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見經注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見眉山集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兎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

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見淮海集

鼂文元公迥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爲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並見昭德新編

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爲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見耄智餘書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見退居類藁

嵩山景迂生嘗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篇。眞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辨之爾。見本集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師傳之祕、集

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碧虛子傳并纂微篇序道藏目錄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爲其人眞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見谿堂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強。並見道鄉集

邵伯温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法之聖人、不以爲過。見邵氏聞見錄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歎之深乎。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

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爲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於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察、髮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笑則不足以爲道也。又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爲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淈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寖寖以明潔、而莫之知予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鄙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鄙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宗。得老氏之說以明。並見西塘集

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

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於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楊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而要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爲表裏。並見經注

葉夢得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己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爲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惟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爲柔也。蓋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見石林巖下放言

董思靖云。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爲自然爲宗。以虛明應物不滯爲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爲行。以無欲無事不先天以開人爲治。其於治身治人也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樸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有所忤也。然終不能恝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而且睠睠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

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伺駕。東魯見龍。而書與言之尙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斂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羲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爲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脈於苛秦之後。吁。亦一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羲皇之、則羲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庶政庶事之本。乃徒務爲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姑息、遂有淸虛不及用之譏。故不輕而子視之。嗚呼惜哉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以故首章有無、在二丹神氣水火也。虛心實腹、則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采鉛之方。沖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眞一之水。三十輻共一轂、爲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傳。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烏足明哉。況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爲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遽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樂天云。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靑天。亦確論也。

邵若愚、號本來子。紹興中、作老子解序。其首曰。據史記、老子爲守藏室之史。周衰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緣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分上下。此流俗之言、今除去。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前後本意、分爲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陽數。此皆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此書箋注者多。雖能於理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只如注玄牝爲口鼻、是不中理也。死之徒爲涅槃、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

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由其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故據於德。以德爲基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也。豈可殫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又多以術爲道者。認穢汁爲精。以鈍濁爲樸。遲速爲性。拱手不動爲無爲。不食滋味爲恬惔。儻來適去爲自然。休妻獨寢爲清靜。如此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抱樸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按據者也。蓋其人多言房中黃白之術。執有爲爲事。將好利淫心、測度無爲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況不及此子者乎。又直以輕舉者爲上士。修道德者其次。夫舉身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爲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無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神仙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跨鸞朝帝、亦不離天。居天地之間、兀兀然壽千萬歲。暫時易短爲長。報盡還復於死。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說是非。恐殫神仙之術、不進於道也。

嚴谷山人江袤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其略。老聃列禦寇莊周之所言、言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問道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爲德、恐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亦何所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小大後先之辨、不可槩舉、可考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

之不一重歎後之學者爲不幸。子亦欲蹈之乎。曰。願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試以水爲喻。夫湖海之涵浸、與坳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坳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爲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覩乎。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覩邪。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問德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生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問命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聃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禦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或厭其身之爲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取之足。豈不詆忤邪。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

一。而所以爲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卽體而言之者。禦寇孟軻蓋卽性而言之者。卽體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夫而身之謂、凡動作語默不見而已。卽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之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問身又曰。或問、何者爲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也。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禦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問息又曰。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呴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問氣又曰。孔子曰毋意毋我。老子曰反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

袁宇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丘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於朝。召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並見嚴谷集

光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爲宮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劄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

得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淸心寡欲、而淵默樸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緜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淸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采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藩盛德錄內一篇曰。某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爲形容。正如燒火、薪能生燄、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薪雖麤實、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燄者也。老莊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已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藉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祕、尤爲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棄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燄者邪。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譌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靑天。元元皇帝、卽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爲教祖。而八十一章、自淸淨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邪。恭蒙聖諭、以某言爲是。且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並見本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而稱治。儒家多訾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稱者安於恬淡。嘗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之術豈有外是者。而訾黃老言何哉。蓋今道家所談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見鄭先生慧語

薛蕙君采作老子集解成。高叔嗣序之曰。亳、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遡其本旨。咸窺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日離。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合於榘度。老子之道、則燦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無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奈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景響仆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

二卷、藏於家。予錄其副焉。又曰。考功薛先生、既屏居亳一紀。致崇於學。庚寅始注老子。號曰集解。余爲序其書刊之甚著。先生意未覃盡、時復損益、丁酉乃成。視予讀之、義加精微。要以至道協於大中。繇漢以來言老子者、蓋至是決矣。顧世莫有與知老子者。又孰以知先生之注。序曰。始余少讀老子。謂猶皇帝王伯之降。所言殆上皇事爾。樸而不華。後世弗能用也。誠竊之、亦足寡營而致治。壯益讀之。則見與聖人之道亡牴牾。可施於世。特其辭所出、抑揚已甚、驟不能通。愚者欲信之、助以靈異。繇是遂爲儒家所詘、置爲養生之書。其徒守之、至言湮晦。要之、古之聖人所學、咸修己治人之事。或得有淺深、見有純駁爾。奈何絕去、使世諱言之。老子之書殆於息矣。余懷此意、未有以明。其後仕都。質之今祭酒武城王純父先生、孔老所以異奈何。純父答之。聃與尼父、意同而言異。彼生於周末、睹文之盛也、疾欲還之古、故激言之。激則不能無過中已。試言之。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禮與其奢也寧儉。而聃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激如此。去仲尼之辭遠矣。故尼父之書誦法萬世、而聃卒廢而爲他也。余藏其牘。他日仕山西。復質之今京尹曹德芳先生。其言聖人之言道也、猶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彼匈奴則謂之撐犂。豈有二哉。特其辭異耳。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辨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達哉言乎。蓋二先生皆深於老子者。今以觀考功之注、尤信。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學者習而常聞、如不見其同與一、獨以其異也。遽詆訶之。蓋讀其篇未訖、往往已驚。豈但老子邪。嗚呼。難言矣。百世倘有其人、固自知之。余何暇置譽毀哉。記二先生之語篇首復作序。

李宏甫刻子由解於金陵。題其後曰。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棄也。道之於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於彼、而顧可棄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眞飢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其初蓋不知其美也。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飢凍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徹案而後問曰。豈稻粱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於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飢、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更不作稻粱想、亦不作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歎。使予之於道、若今者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發憤學道。窮日夜不寢不食。而時獲子由老子解於焦弱侯氏。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奧。宋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眞飢而後能得之也。萬歷二年冬十二月二十日宏甫題。

李宏甫先生既刻子由老子解。逾年復自著解老二卷。序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以非之才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爲善解老也。是豈無爲之謂哉。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堅強。此勇於敢、而彼勇於不敢。已方圓冰炭若矣。而謂道德申韓宗祖可歟。蘇子瞻求而不得。乃強爲之說曰。老子之學重於無爲、而

輕於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果如是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皆非所以治之也。而況一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之而有以爲又甚矣。是故其爲道也。以虛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百谷之王。以好戰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爲不美。以退爲進。以敗爲功。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無知爲知。以無欲爲欲。以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爲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黃老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順事恕施、而後四達不禦。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尙。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尙也。而一切功利者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於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以己、而忍以人。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學者不察、遂疑其原、從而曰道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道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弑乎。古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言者豈少哉。獨老子乎。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之意亦奚不可。予性剛使氣。患在堅強而不能自克也。喜讀韓非之書。又不敢再以道德之流生禍也。而非以道德故故深有味於道德而爲之解。幷序其所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先生名載贄。溫陵人。仕至姚安太守。請老歸。

老子翼卷之八

考異

古書傳世、爲人所竄易者多矣。而老子尤甚。開元注明言、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先無求於兩字。予所加也。則後人之妄增、而不及自道者、可勝言哉。史遷言著書五千餘言、亦其大率耳。妄者至盡削語助之詞、以就五千之數、是史遷一言爲此書禍也。薛君采氏作老子集解、別爲考異一篇附焉。顧其所見裁十數本耳。余覩卷軸既多、異同滋甚。其爲余所安者已載正經。而悉以其餘系之卷末。仍名曰考異俟世之好古者參焉。弱侯題

第二章

斯惡已（蘇已作矣）皆知善之爲善（皆上一有天下字）故有無相生（龍興碑無故字。傅奕古本相上並有之字。）萬物作焉而不辭（碑本作作而不爲始）功成而不居（古本作功成不處）夫唯不居（古本作不處）

第三章

使心不亂（古本作使民心）是以聖人之治（古本治下有也。一無之治。）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一無敢字。古本無也字。）則無不治（古本作無不爲矣。彭耜本無不治矣。）

第四章

沖古本作盅或不盈陸本作不滿・開元本蘇本或下有似・紛碑本作忿淵兮河上陸兮作乎湛兮似或存碑本無兮・或作常・一或作若・吾不知其誰之子陳碧虛司馬本無之

第五章

不屈河上陸作不詘多言碑本作多聞

第六章

天地根古本列子並作天地之根

第七章

天長地久碑本作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黃茂材地下有之・碑本無且・故能長生碑本作長久非以其無私耶河上、陸、作以其無私・古本非作不・

第八章

而不爭碧虛司馬曹而作又處衆人之所惡古本處作居故幾於道葉本下有矣善仁古本作善人故無尤一下有矣

第九章

持司馬作恃揣而銳之古本作敝而梲之・王弼亦作梲・長保碑本作長寶滿堂古本作滿室驕司馬作憍功成名遂身退碑本作名成功遂身退・王弼作功遂身退・又名作事・

第十章

抱古本作褒無離乎一無乎下同能嬰兒乎一能下有如生之畜之一無此四字

第十一章

埏司馬碧虛作挻

第十三章

何謂寵辱若驚一無若驚寵爲下碧虛作寵爲上、辱爲下。吾所以有大患者一無者及吾無身古本作苟吾無身吾有何患古本下有乎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古本作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開元本則作若。無二矣。一寄託下並有於。

第十四章

此三者一無此故混而爲一蘇故下有復。古本一下有者。上下古本作上之下之繩繩兮一無兮無物之象蘇作無象之象是謂惚恍碑本無四字。古本作芴芒。執古之道古本道下有可

第十五章

豫猶一下並有兮客碑本作容釋碑本作汋敦兮其若樸碑作混若樸曠兮其若谷碑無兮其渾兮其若濁碑本混若濁靜古本上有澄徐清徐生古本二徐上有而安以久邵本安作谷故能敝不新成古本是以能敝而不成。碑本李榮本作能敝復成。

第十六章

觀其復王弼本無其靜曰復命王弼本作是謂復命芸芸莊子作云云各歸其根各下一有復公乃王王乃天碑本作公能生、生能天沒身不

殆葉本無此

第十七章

不知有之一作下知有之親之譽之王弼作親而譽之其次侮之彭本無其次。陳作其次畏而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王弼有二焉猶兮其貴言王弼作悠兮。一無兮。碑本作其猶貴言。事遂一作名遂皆曰司馬無皆。陳、蘇、曹、程、黃、曰作謂。

第十八章

廢出古本下並有焉孝慈一作孝子忠臣古本作貞臣

第十九章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程無此。古本以爲文而未足也。

第二十章

善古本作美荒兮其未央哉碑本作莽其未央。古本無哉。如享古本作若享如春登臺古如作若。一春在登下。怕兮古本作魄。碑本作我魄未兆。乘乘兮古本作儡儡。沌沌碑作純純昭昭察察古作皆昭昭、皆詧詧。悶悶古作閔閔忽若晦寂若無所止晦一作海。一作忽兮其若晦。飄兮若無止。一作飄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所止。異於人古本上有欲貴食母開元本作求食於母

第二十一章

恍惚古本並作芒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一其字上無兮字。一無其字。句末有兮字。下同。其精甚眞碑本無此

第二十二章

直（古本碑本並作正）豈虛言哉（古本言下有也）

第二十三章

故飄風不終朝（一無故・終、古本作崇・下同・）孰爲此者天地（古本地下有也）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古本作從事於德者・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古本無同樂二字・下同・）信不足（古本足下有焉）

第二十四章

跂（王弼陸作企）其在道也（司馬、曹、陳、蘇、在並作於・）物或惡之（或一作故）不處（一處下有也）

第二十五章

寥兮（陸王弼寥作寞）強爲之名曰大（司馬程作強名之曰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一作而王處一焉・陳無此兩句・）

第二十六章

奈何（古本作如之何）失根（古本碑本作失本、諸本作失臣・）

第二十七章

善行（古本行下有者・下並同）善計不用籌策（古本作善數者無籌策・又策作算・）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棄故作而・傅奕云・古無此・獨河上有之・）善人（古本人下有者・下同・）

第二十八章

故大制不割（古本作大制無割）

第二十九章

而爲之（古本下有者）天下神器（古本上有夫）爲者（碑本者作故・下同・）故物（蘇、葉、黃、陳、故並作凡・）呴（陸王弼作歔・一作噓・古本作噤・）羸（古本作剉・王作挫・）載（古本作培・碑本作接・）隳（古本作隨・）是以（司馬以作故）

第三十章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碑本無此）果而已（古本下有矣）取強（古本下有焉）果而勿強（古本上有是・一作是謂・）不道（古本碑本並作非道）

第三十一章

之器（一無此二字）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古本作以恬澹爲上・故不美王弼作之衆・古本下有則・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人之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碑本忌作意・無矣字・下同・）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一作言以喪禮處之）衆多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樸雖小・古本作莫能臣也・）侯王（梁武本、陸本、古本、並作王侯・）萬物將自賓（萬物一作天下）自均（古本下有焉）猶川谷（古本猶作由）之於（一作之與）江海（古本下有也）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古本下有也・下並同・）有力（葉無有）不失其所（邵所下有止）

第三十四章

汎（陸王弼作氾）不居（碑本作不名有）愛養（一作衣被）可名於小（一作可名爲小・一作可名於小矣・下同）・歸焉（古本作歸之）不爲主（爲一作知）以其不自大（古本其下有終）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古本卜有者）出口（古本碑本口並作言）淡乎（古本作淡兮）

第三十六章

歙（古本作翕・王弼作翕）・柔勝剛弱勝強（古本勝上有之）脫（古本作倪）邦（一作國）

第三十七章

侯王（古本作王侯）鎮以（一作鎮之以）亦將不欲（古本亦上有夫）不欲以靜（一作無欲）

第三十八章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古本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下德爲之而無以爲・）仍之（王弼作扔）亂之首也愚之始也（一無二也）

處其厚（古本四句並作處・王弼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第三十九章

侯王（古本作王侯・下同）・天下貞（一作正）其致之一也（開元本無一也）萬物得一以生（君平本無此并下萬物無以生恐滅十四字）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一作侯王無以貴・將恐蹷）自稱（古本作自謂）此其（古本作是其）非乎（古本作非歟）數輿無輿（輿、本作譽・一作車・）琭（一作錄）如玉如（古本作若・下同）・落落（一作珞珞）

第四十一章

聞道大笑之（古本道下有而）故建言（一無故）有之（古本下有曰）類（一作類）進道若退（一在夷道若類上）辱（古本作黷）偷（古本作媮）渝（古本作輸）

第四十二章

王公以爲稱（古本作王侯以自稱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古本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一作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教父（古本作學父）

第四十三章

無有入於無間（古本、淮南子、並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王弼作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一無吾也二字）希及之（政和本下有矣）

第四十四章

是故甚愛必大費（程本無是故）

第四十五章

沖（古本作盅）屈（古本作詘）清靜爲天下正（古本爲上有以）

第四十六章

卻走馬以糞（古本糞作播・吳幼清本作以糞車・）罪莫大於可欲（王弼本無此）咎莫大於欲得（韓非本、古本、作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司馬無之足・又無矣・）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古本出戶窺牖下俱有可以二字・韓非作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彌古本作彌・下同・韓非遠下有者・）

不行而知（一作不行而至）

第四十八章

爲學爲道（古本下有二者）又損之（一無之）無爲而無不爲矣（古本作無爲則無不爲）故取天下者（王弼無故者二字）不足以取天下（古本作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第四十九章

德善矣（一作得善・一無矣・下同・）惔惔（古本作歙歙・一下有焉・）渾其心（古本作渾渾焉）孩之（陸王弼作咳）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韓非本古本作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生生之厚（古本下有也）夫何故（古本下有也）無死地（古本下有焉）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爵（一無夫・一作莫之命・）畜之（古本作德畜之）亭之毒之（一作成之熟之）養之（古本作蓋之）

第五十二章

有始（古本始下有可）得其母（得一作知）襲常（葉作襲裳・非・）

第五十三章

而民好徑（碧虛、司馬、蘇、林、並作民甚好徑・）資貨有餘（古本作貨財・一作資財・）盜竽（舊俱作盜夸）非道哉（一道下有也・趙志堅作盜夸非道・）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韓非無者，下同。）子孫祭祀不輟（彭耜本孫下有以，韓非作子孫以其世世祭祀不絕。）修之於身（一無於，下同。）乃眞（趙志堅乃作能，下同。）乃餘（趙作能有餘）修之於邦（邦、舊俱作國，下同。）何以（古本作奚以）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古本作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毒蟲（古本作蜂蠆）蟕（古本作腹，陸作全。）至也（碧虛、蘇、曹、無也，下同。）而不嘎（一作嗌不嘎，黃茂材曰，古本無嗌，後人以莊子之文增入之，古本嘎作歗，歗、於由切，氣逆也。）曰強（古本作則強）是謂（古本作謂之）不道（碑本作非道）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古本言下有也）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賤（古本上並有亦）

第五十七章

以正（古本正作政）無事（達眞本事作爲）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一作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民多技巧奇物滋起（古本作民多智慧，衰事滋起。）滋彰（古本作滋章）我無欲而民自樸（河上本此下有我無情而民自清）

第五十八章

悶悶（古本作閔閔）醇醇（古本作侗侗）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韓非及古本作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韓非作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一作民之迷其日固久。）劌（纂微作穢，非。）

第五十九章

莫若（若一作如）是謂早服（謂、韓非作以，服一作復。）謂之重積德（韓非作是謂重積德）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黃無下四字）深根固柢

韓非作深其根・固其柢・柢一作蔕・

第六十章

治大國（韓非作治大國者）烹（烹不當加火）其神不傷人（韓下有也）聖人亦不傷之（韓作不傷民）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一作天下之交牝）以靜爲下（古本作以其靜・故爲之下也・司馬作以其靜爲之下・一無此句・）故大者宜爲下（一無故・作爲之下）

第六十二章

奧（一下有也）善人之寶（司馬、程、之下有所・）加人（彭本加於人）坐進此道（古本作進此道也）所以貴此道者何（一作何也・一無何・）不曰（纂微、曹、陳、曰作日・）有罪以免邪（罪下一有可）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古本難下有乎・下同・一無其・）天下難事（難上亦有之・下同・）輕諾多易（古本下各有者）猶難之（程猶作由）故終無難（古本下有矣）

第六十四章

易判（判一作泮・一作破・）爲之於未有（古本作爲之乎其未有・下同・）豪（一作毫）九成（一作九層）千里之行（一作百仞之高）聖人無爲（一上有是以・一無聖人・）常於幾成（一於下有其）則無敗事（一下有矣）復衆人（古本復上有以）恃（舊並作輔・非・）不敢爲（一下有也）

第六十五章

以其智多（古本作以其多智也）國之賊國之福（下古本各有也）知此兩者亦楷式（古本作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乃至（古本作乃復至・一上有然後・）

第六十六章

以其善下之古本下有也以其言下之古本作必以其言下之·一作必以言下之·下句同· 民不害古本下有也

第六十七章

夫惟大故似不肖清源本無此句其細也夫一無也夫寶而持之一作持而寶之·寶一作保· 慈故能勇古本上有夫器長韓非作事長 舍其慈且勇一無其·下二句同· 死矣古本作是謂入死門 以戰則勝一作以陳作正 以慈衛之葉上有必

第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古本作古之善爲士者不武也 善勝敵者不爭林希逸本作善勝戰者不與·一無敵字· 古之極古本下有也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古本下有曰 仍無敵執無兵古本作執無兵·仍無敵·王弼作扔· 輕敵古本作無敵 輕敵幾喪吾寶古本作無敵則幾亡吾寶 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古本作抗兵相若·則哀者勝矣·

第七十章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古本作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 不我知也一無也 則我貴矣一作則我者貴 被褐一作披褐·一褐下有而· 上古本作尚矣 病古本作病矣 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韓非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第七十二章

大威至矣（一作則大威至）無狹（一作無狎）夫唯不厭（吳幼清作夫唯不狎）

第七十三章

此兩者（一此上有知字，非。）繟（一作坦，一作默。）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一民下有常）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古本作吾得而殺之，孰敢也。一得作豈。）而代司殺者（而一作夫）是代大匠斲（是下一有謂）希不自傷其手矣（一作希有不傷手矣，一作希不傷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民之飢（古本下有者，下二句同。）食稅之多也（一無也，下同。）以其生生之厚也（一作以其上求生之厚）唯無以生爲者（一上有夫，一爲下有貴。）是賢於貴生（政和本下有也）

第七十六章

草木（一上有萬物二字）柔脆（脆一作弱）之徒（古本下有也，下句同。）兵強（古本下有者）共（一作折）強大處下（古本作故堅強處下）

第七十七章

其猶張弓乎（古本作其猶張弓者歟，邵猶作由，非。）補之（一作與之）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古本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有道者乎。）功成而不居（一作功成不處）見賢耶（一無耶）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一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能先（先一作勝）以其無以易之也（一無以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一上有故。無二之。）莫不知莫能行（古本作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聖人云（故一作是以。古本人下有之言。）是謂（一作是爲）若反（古本下有也）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一下有者）必有餘怨（一無必）故有德司契（一無故）

第八十章

使民有什伯之器（一無民。一作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一下有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葉本無此句）甘其食（古本上有至治極民各六字）安其俗（俗一作居）樂其業（業一作俗）音（一作聲）使民至（一無使）而不相往來（一無而。相下有與。）

第八十一章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古本作善言不辯。辯言不善。）不積（不一作無）天之道（一無之）

老子道德經考異

畢沅輯

本館據經訓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老子道德經考異序

太史公作史記。爲老子立傳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爲周守藏室史。西出關爲關令尹喜著書上下篇而去。莫知其所終。又云。或曰周太史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沅案。古聃儋字通。說文解字有聃字。云耳曼也。又有瞻字。云垂耳也。南方瞻耳之國。大荒北經。呂覽。瞻耳字並作儋。又呂覽老聃字。淮南王書瞻耳字皆作耽。說文解字又有耽字。云耳大垂也。蓋三字聲義相同。故並借用之。鄭康成云。老聃。古壽考者之號。斯爲通論矣。老子與老萊子是二人。老子。苦縣人。老萊子。楚人。史記老萊子著書十五篇。藝文志作十六篇。亦爲道家之言。且與孔子同時。故或與老子混而莫辨。沅又案。古有萊氏。故左傳有萊駒。老萊子應是萊子而稱老。如列禦寇師老商氏。以商氏而稱老。義同。當時人能久生不死。皆以老推之矣。亦無異說焉。莊子云。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往見老聃。又云。孔子南之沛。見老聃。又云。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是孔子問禮之老子。卽著道德書之老子。不得以其或在沛或在周而疑之。漢時。以黃老爲道家言。故藝文志道家中有黃帝四經等篇。列子以谷神不死。是謂元牝。爲黃帝書。而莊子有焱氏頌。有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云云。正與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說合。黃帝號有熊氏。古者熊焱聲相轉。疑有焱氏卽有熊氏。然則老子本黃帝之言。大率多述而不作焉。道書有太上老君。亦卽老子也。徐堅案高上老子內傳曰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又有太上道君。出本

行經。太上丈人。出隋書經籍志。則與老君實別。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子注。注子宮。宮元孫假。仕于漢孝文帝。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于齊。魏書釋老志。有收圭師李譜文。云是老子之元孫。隋書作李譜。合之唐宗室世系表所載。是老子亦猶夫人耳。莊子稱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明老子亦死。水經注。盩厔有大陵。世謂之老子陵。明老子有葬地。生而爲聖。歿而爲神。不足爲異。必如葛洪神仙傳。及崔元山瀨鄉記。老子爲十三聖師云云。未免好奇行怪。蓋後世虛造之詞。不足徵矣。藝文志有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四篇。卻無河上公注。隋書經籍志云。老子道德經二卷。漢文帝時河上公注。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二卷。攷高士傳。河上丈人。不知何國人。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是謂戰國時人也。神仙傳。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結艸爲庵于河之濱。是謂文帝時人也。志畫爲二人。沅所見老子注家不下百餘本。其佳者有數十本。唯唐傅奕多古字古言。且爲世所希傳。故就其本互加參校。間有不合于古者。則折衆說以定所是。字不從說文解字出。不審信也。近世多讀書君子。然淺近者。有因陋而無專辨。或好求異說以討別緒。則動更前人陳蹟。在若信若不信之間。沅不敢爲之也。倘攷之不得其精。亦唯曰我過矣。我過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畢沅撰。

老子道德經考異卷上

唐　太史令傅　奕校定本　　清　畢　沅輯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古無妙字。易妙萬慮而爲言。王肅本作眇。陸機文賦。眇衆慮而爲言。卽用易文。亦作眇。又屈原九歌。美要眇兮宜修。並是李約本。徼作儌。非董遇注易曰。眇。成也。許愼說文解字曰。儌。循也。應從此二義。司馬光于兩無字兩有字斷句。王安石同。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陳景元以此兩者同爲句。

同謂之元。元之又元。衆妙之門。

妙亦應作眇。

右弟一章。五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體道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劉驥本。皆知善之爲善上。亦有天下二字。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顧歡無故字。王弼、顧歡六之字皆無。李道純曰。此間有之字。非也。形王弼作較。陸德明亦作較。並非。古無較字。本文以形與傾爲韻。不應用較。又明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敎。

顧歡聖人下有治字。

萬物作而不爲始。

河上公、王弼並作萬物作焉而不辭。陸希聲及太平御覽引。皆無焉字。古始辭聲同。以此致異。奕義爲長。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去。

兩不處。河上公作弗居。聚珍板王弼注本作功成而弗居。校云。永樂大典無而字。弗作不。沅案。淮南子引。兩弗字皆作不。不字爲是。

右弟二章。九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爲養身章。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河上公作使心不亂。無民字。案淮南子引。亦無民。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

河上公無也字。李道純幷無之治二字。

常使民無知無欲。

顧歡民作心。

使夫知者不敢爲。爲無爲。則無不爲矣。

河上公、王弼不敢爲下。並有也字。無不爲並作無不治。亦並無矣字。此知王弼作智。

右弟三章。六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爲安民章。

道盅而用之。

說文解字。盅。器虛也。引本書作盅。諸本皆作沖。淮南子亦作沖。並非是。

又不滿。

河上公、王弼並作或不盈。諸本同。淮南子引作入弗盈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河上公作淵乎。王弼亦作淵兮。陸德明曰。淵㝵。河上作乎。案㝵古兮字。

挫其銳。解其紛。

紛。顧歡作忿。唐易州石刻蘇靈芝書明皇注本亦作忿。陸德明曰。河上作芬。淮南子引亦作紛。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或王弼一本作若。河上公亦作若。陳象古作吾不知誰子。

右弟四章。四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無原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李約無乎字。

虛而不詘。

詘、河上公作屈。王弼作掘。王弼非。陸德明曰。顧歡作掘。

動而愈出。

愈。諸本並作愈。案古無愈字。蓋卽用愈也。諸本並非。

言多數窮。不如守中。

諸本並作多言數窮。

右弟五章。四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虛用章。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

陸德明曰。谷。河上本作浴。云浴。養也。案。後漢陳相邊韶建老子碑銘。引亦作浴神。是與河上本同。

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河上公、王弼並作是謂天地根。無之字。

右弟六章。二十六言。

河上公以此爲成象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彭耜釋文曰。黃茂材天地下有之字。程大昌無者字。

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不以其無私耶。河上公無不耶二字。王弼作非以其無私耶。淮南子引同王弼。

右弟七章。四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韜光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衆人之所惡。

河上公、王弼居作處。司馬光、曹道沖作又不爭。宋徽宗無之字。

故幾於道矣。

諸本無矣字。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

王弼作與善仁。寇才質同王弼。

言善信。政善治。

王弼作正善治。永樂大典仍作政。案作正者非。

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河上公、王弼並無矣字。

右第八章。五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易性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司馬光持作恃。

敝而梲之。不可長保。

敝。諸本並作揣。說文解字無敝字。奕本惟此句下有音義云。敝。音揣。量也。案。量之義。卽揣字。左傳所稱揣高卑。是或敝爲揣字古文歟。又顧歡以揣爲治。說文解字有敭字。云。有所治也。又疑敝卽敭字之譌矣。梲。河上公作銳。王弼亦作梲。奕音義云。解也。案。解之義當爲挩字。聲同。借之也。淮南子長保下有也

字。

金玉滿室。莫之能守。

諸本並作滿堂。王弼亦作滿室。依義作室爲是。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司馬光驕作憍非。

成名功遂。身退。天之道。

王弼作功遂身退。天之道。諸本並作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李約名作事。淮南子道下有也字。

右弟九章。四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運夷章。

載營魄袤一。能無離乎。

諸本袤並作抱。案袤。裹也。抱。同捊。取也。義異。應用袤字。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王弼無如字。淮南子致作至。

滌除元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以知乎。

能無以知。河上公作能無爲。王弼作能無知。陸德明曰。治河上本又作活。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河上公爲作無

明白四達能無以爲乎

無以爲河上公作能無知以上六句河上公並無乎字李道純曰有乎字者非沅案淮南子引並有乎字有乎字者是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右弟十章七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能爲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本皆以當其無斷句案攷工記利轉者以無有爲用也是應以有字斷句下並同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埏王弼作挻陸德明不言河上王弼字異疑河上亦作挻案古無埏字八埏之埏淮南子作蜑說文解字挻長也方言挻取也釋名以土黃而細密者曰埴依義當用方言賈誼曰因而挻之服虔音挻起亦是矣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右弟十一章。四十九言。

河上以此爲無用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右弟十二章。四十九言。

河上以此爲檢欲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

王弼同。河上公作何謂寵辱。辱爲下。明皇作何謂寵辱。寵爲下。陳景元、李道純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陳李二家俱謬。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苟吾無身。吾有何患乎。

河上苟作及。無乎字。王弼同。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

河上公作則可以寄於天下。王弼作若可以寄於天下。明皇作若可寄天下。陸希聲同。淮南子作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

河上公作乃可以託於天下。王弼作若可託天下。明皇作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陸希聲同。淮南子作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矣。奕本寄託二字。與諸本互異。

右弟十三章。八十八言。

河上以此爲厭恥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一者。其上之不皦。

諸本無一者之三字。皦或作曒。從日者非也。

其下之不昧。

諸本無之字。

繩繩兮不可名。

王弼本或無兮字。

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芴芒。

河上公作忽恍。王弼作惚恍。河上忽是弼恍是。其恍惚則並非也。奕借芒刺菲芴之字爲之。與莊子雜乎芒芴之間字同。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

河上、王弼無可字。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王弼同。河上公能作以。

右弟十四章。一百言。

河上公以此爲贊元章。

古之善爲道者。

道。河上公、王弼作士。

微妙元通。深不可識。

妙亦當作眇。

夫惟不可識。故彊爲之容曰。

諸本無曰字。

豫兮若冬涉川。

王弼豫或作懊。梁簡文作豫。今本又或作與。聚珍板弼注兮作焉。陸希聲無兮字。

猶兮若畏四鄰。

陸希聲亦無兮。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作與予冬涉川。猶予若畏四鄰。

儼若客。

河上公作儼兮其若客。王弼作儼兮其若容。非是客。蓋與下釋樸等字爲韻也。論語居不客。陸德明曰。本或作容。其誤與此同。

渙若冰將釋。

河上公、王弼並作渙兮若冰之將釋。

敦兮其若樸。

蘇靈芝書誤樸爲撲。非也。或作朴同。

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

河上公混作渾。

孰能濁以澂靖之而徐清。

河上公作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王弼、陸希聲作孰能濁以靜之徐清。陳景元作孰能濁以澂靜之徐清。或說作止者。與下久字爲韻。當是也。澂本或澄非。文選注引同王弼。

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

河上公、王弼並無而字。司馬光作孰能安以久之徐生。陸希聲作安以動之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

高誘淮南子注云。保、本或作服。

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

河上公、王弼作故能蔽不新成。淮南子作故能獘而不新成。

右弟十五章。九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爲顯德章。

致虛極。

流俗本有作至者。非也。

守靖篇。

諸本靖作靜。依義篇應作竺。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河上公作吾以是觀其復。王弼作吾以觀復。淮南子作吾以觀其復也。

凡物䖒䖒。各歸其根。

河上公作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王弼夫亦作凡。餘與河上同。莊子作萬物云云。各復其根。說文解字。

有物數紛䖒之言。是奕用正字。

歸根曰靖。靖曰復命。

河上公靖作靜。王弼作是謂復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右弟十六章。六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歸根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譽之。

下知、吳澄作不知。河上公、王弼並作其次。親而譽之。陸希聲作其次。親之譽之。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陳象古作其次。畏而侮之。明皇、陸希聲並作其次。畏之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河上公作有不足焉。有不信焉。王弼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陸希聲作信不足。有不信焉。

猶兮其貴言哉。

猶。王弼作悠。陸德明曰。孫登、張憑、杜弼俱作由。王弼無哉字。陸希聲無兮字。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不然。

河上公、王弼作百姓皆謂我自然。

右弟十七章。四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淳風章。

大道廢焉。有仁義。

河上公、王弼無焉字。下同。

智慧出焉。有大僞。

河上公作智惠。王弼作知慧。知與智同。惠與慧通。聚珍板弼注本作慧智。與陸德明本不同。

六親不和。有孝慈。

永樂大典作孝子。

國家昏亂。有貞臣。

諸本皆作忠臣。

右弟十八章。二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爲俗薄章。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諸本知作智。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也。

河上公、王弼並作以爲文不足。李約作以爲文未足。

故令有所屬。見素褒樸。少私寡欲。

樸或作朴同。褒作抱。非也。流俗所行河上公、王弼諸本。並作抱矣。

右弟十九章。四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還淳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何若。

河上公、王弼美並作善。何若。聚珍板弼注本。亦作若何。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淮南子下有也字。

荒兮其未央。

河上公、王弼下有哉字。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

王弼享作亨。河上公作饗。案古亨享同字。篆文爲㐭。改隸者誤㐭與㐭同。故作享。省㐭故作亨耳。如漢劉熊碑子孫亨之。張公神碑元享利貞。並可證。享饗亦字通。

如春登臺。

王弼、顧歡並同。明皇、易州石刻亦同。明正統十年。道藏所刊明皇本。始誤作登春臺。陸希聲、王眞諸本

並誤。今流俗本皆然矣。又李善閒居賦注引亦誤。

我獨魄兮其未兆。

魄。河上公作泊。王弼作廓。今世所傳河上本乃作怕。弼本作泊。案說文解字。怕、無爲也。是作怕亦通。古無廓字。

若嬰兒之未咳。

河上公、王弼若作如。咳。河上公作孩。說文解字。咳篆文。孩古文。字同。

儽儽兮其不足以無所歸。

河上公作乘乘兮若無所歸。王弼作儽儽兮若無所歸。陸希聲作傈傈兮若不足。似無所歸。說文解字。傈。相敗也。讀若雷。儽。垂貌。一曰嬾解乘覆也。三義皆相近。其聲則猶乃之讀爲仍。徵之讀爲止矣。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河上公、王弼我獨若遺上。並有而字。

沌沌兮。

王弼同。河上公作純。蘇靈芝書亦作純。作純爲是。陸德明曰。本又作忳。沌忳並非也。

俗人皆昭昭。

河上公作衆人昭昭。王弼無皆字。陸德明曰。昭一本作照。

我獨若昏。

王弼作我獨昏昏。

俗人皆詧詧。

河上公作衆人察察。王弼無皆字。

我獨若悶悶。

河上公、王弼作我獨悶悶。

淡兮其若海。

河上公作忽兮若晦。王弼淡作澹。蘇靈芝書作忽若晦。釋名云。海。晦也。是義同。莊子淵淵乎其若海。卽用此文。

飄兮似無所止。

飄。河上公作漂。王弼作飂。陸德明曰。梁簡文作飄。河上作淵兮。案陸與今所傳河上本不同。似河上公作若。王弼無所字。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河上公、王弼我上有而字。且作似。鄙作鄙。案鄙古鄙字同。

我獨欲異於人。而貴食母。

河上公、王弼無欲字。明皇作而貴求食於母。陳象古、邵若愚同。馬端臨文獻通攷稱晁氏云、明皇本作兒貴求食於母。今檢之。則未確也。

右弟二十章。一百三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異俗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芒惟芴。

芒。河上公作恍。王弼作怳。芴。河上公作忽。王弼作惚。其是非與前同。

芴兮芒兮。其中有象。芒兮芴兮。其中有物。

此二句諸本並同。惟河上公作怳兮忽兮。其中有物。忽兮怳兮。其中有象。到者非也。顧歡作忽怳中有象。怳忽中有物。明皇作忽兮怳中有象。怳兮忽中有物。時雍則有物有象下並有焉。

幽兮冥兮。其中有精。

河上公、王弼幽作窈。顧歡作窈冥中有精。明皇作窈兮冥中有精。李善、沈約鍾山詩注。引作窈兮冥其中有精。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河上公、王弼並作自古及今。

吾奚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奚。河上公、王弼作何。然王弼作狀。李約無哉字。陸德明曰。河上一本直云吾何狀也。陸所見河上本與今異。

右弟二十一章。七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虛心章。

曲則全。枉則正。

正。河上公、王弼作直。

窪則盈

王弼同。河上公作窊。顧歡作洿。說文解字曰。窪。窊也。窊。汚衺下也。洿。濁水不流也。一曰窳下也。三字義並相近。

敝則新。

王弼作蔽。河上公作弊。

少則得。多則惑。聖人裒一以爲天下式。

河上公、王弼作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王弼同。河上作夫惟不矜。故天下莫與之爭。攷淮南子引。亦作夫惟不爭。恐今河上本非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也哉。誠全而歸之。

諸本皆無也字。

右弟二十二章。七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爲益謙章。

稀言自然。

河上公、王弼並作希

故飄風不崇朝。驟雨不崇日。

河上公、王弼崇並作終。

孰爲此者天地也。

河上公、王弼並無也字。

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從事於得者。得者同於得。從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

諸本得並作德。古字得德通。史記項羽本紀。吾爲若德。漢書作公得是已。河上公、王弼。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上。俱無從事句。陸德明音義有道者於道四字。云河上於道者絕句。疑古河上本幷無同字。又淮南王引作從事於道者同於道。義較明絕矣。

於道者。道亦得之。於得者。得亦得之。

河上公、王弼句上並有同字。得之上並有樂字。

於失者。失亦得之。

河上公作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王弼作樂得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

河上公、王弼有不信下有焉字。

右弟二十三章。九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虛無章。

企者不立。

河上公作跂。

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在道。河上公作於道。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河上公、王弼無下字。

右弟二十四章。四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爲苦恩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寞兮。獨立而不改。

寞。河上作寥。鍾會作飂。說文解字無寥寞字。寥應作廖。寞應作蓦。陸德明宋本亦作寂。寂亦俗字。王弼無而字。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故彊字之曰道。

河上公、王弼作字之曰道。

彊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返。王弼作反。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河上公、王弼句上有故字。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尊。

河上公、王弼句下無尊字。有焉字。處並作居。河上公無而字。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李約讀人法地地爲句。法天天爲句。法道道爲句。

右弟二十五章。八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象元章。

重爲輕根。靖爲躁君。

靖諸本皆作靜。古字無躁。應作趮。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其輜重。

君子。河上公、王弼作聖人。亦並無其字。

雖有榮觀。宴處超然。

王弼同。河上公宴作燕。易州開元石刻同河上。

如之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如之何。河上公、王弼並作奈何。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王弼同。河上公作輕則失臣。

右弟二十六章。四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重德章。

善行者無徹迹。

王弼無者字。下四句並同。徹。河上公本作轍。梁武帝曰。應車邊。今作彳邊者。古字少也。案古無轍字。莊

子天地篇所稱車軼亦卽轍也是借字實應用徹耳

善言者無瑕謫。

開元石刻謫作謫。俗。

善數者無籌策。

河上公作善計者不用籌策。王弼作善數不用籌策。陸希聲、呂惠卿籌策皆作籌算。陳象古作善計無籌算。

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

鍵。王弼作楗。說文解字。楗。限門也。是應用楗。不得以車轄之鍵當之。開元石刻作揵。非。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兩而不可。陳象古作故不可。淮南子開解下並有也字。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

河上公、王弼作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河上公、王弼作故無棄物。淮南子同奕。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陸希聲無兩者字。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知本或作智。此河上公、王弼並作是。

右弟二十七章。九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巧用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陸德明曰。谿或作溪。

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

樸本亦作朴。玉篇引作璞非。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大制無割。

河上公、王弼作故大制不割。淮南子亦作無。

右弟二十八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反樸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王弼同。河上公無者字。

夫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河上公、王弼無夫字。

凡物或行或隨。或噤或吹。

噤。河上公作呴。王弼作歔。說文解字無呴字。云。噓。吹也。吹。噓也。又云。歔。欷也。欷。吹也。疑呴應作欷。古字歔噓應同。

或彊或剉。

剉。河上公、王弼作羸。

或培或墮。

培。河上公作載。王弼作挫。說文解字云。剉。折傷也。挫。摧也。義相近。疑弼本誤。墮。俗作隳。非。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右弟二十九章。六十言。

河上公以此爲無爲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

佐。應作左。王眞作不以兵強於天下。

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

諸本皆無故矣二字。王弼作善有果而已。陸希聲有故無矣。

不敢以取彊焉。

諸本皆無焉字。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驕。果而不得已。

驕。陸希聲作憍。

是果而勿彊。

諸本無是字。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兩非字。河上公、王弼作不。

右弟三十章。七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儉武章。

夫美兵者。不祥之器。

河上公、王弼美並作佳。河上云。佳。飾也。案廣雅。佳。勞也。較河上爲著。陳象古無者字。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河上公、王弼無是以二字。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憺爲上。

簡文作恬憺。河上公、王弼並作恬澹。亦並無以字。陸德明曰。恬。本或作恬。澹。亦作淡。河上本作恢。說文解字曰。恬安也。從心甜省聲。憺安也。从心詹聲。惔憂也。从心炎聲。詩曰。憂心如惔。據之則作惔者非。又梁武音恬爲膽。是檃恬字從木昏聲者也。又音恢爲苦回切。恢惔形同而誤。蘇靈芝書憺爲淡。

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

諸本無此二句。只作勝而不美四字。

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諸本作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夫樂人殺人者。

諸本無弟一人字。

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諸本句上有則字。

故吉事尙左。凶事尙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河上公、王弼無是以二字。處並作居。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河上公、王弼無居上勢則四字。勢應作埶。

殺人衆多。

河上公、王弼作殺人之衆。

則以悲哀泣之。

諸本無則字。

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諸本無者則二字。

右弟三十一章、一百三十三言。

河上以此爲偃武章。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傅奕能辨之。沅案今所傳王弼本獨此章無注。故晁云爾。然弼未嘗明指其非是也。深寧爲宋好古之士亦惑于異說耶。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王弼下有也字。河上公作天下不敢臣。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梁武帝亦作王侯。河上公、王弼等並作侯王。守下有之字。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

諸本無焉字。永樂大典王弼本民作人。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河上公作天亦將知止。

知止所以不殆。

河上公止亦作之。

譬之在天下。

河上公、王弼作譬下有道字。

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諸本無也字。

右弟三十二章。七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聖德章。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彊也。知足者富也。彊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

而不忘者壽也。

河上公、王弼句無也字。

右弟三十三章。四十六言。

河上公以此爲辨德章。

大道汎汎兮。

河上公、王弼並作大道氾兮。陸德明曰。本或作汎。張周並同。案作氾爲是。

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以。河上公、王弼並作而。

功成而不居。

河上公作功成而不名有。今王弼本同河上。永樂大典弼本則同奕。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

衣被。河上公作愛養。王弼作衣養。案衣愛聲相同。

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河上公、王弼無故矣二字。

萬物歸之而不知主。

河上公、王弼之作焉。知作爲。

可名於大矣。

王弼作可名爲大。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

河上公作是以聖人終不爲大也。王弼無此句。

以其終不自大。

王弼自下有爲字。河上公無此句。

故能成其大。

右弟三十四章。七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爲任成章。

執大象者。天下往。

河上公、王弼無者字。往王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河上公、王弼本亦作太。同。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

言。河上公、王弼並作口兮作乎。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可聞。用之不可旣。

下兩不可。王弼並作不足。河上公惟用之句亦作不可。

右弟三十五章。四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爲仁德章。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河上公作噏。王弼作翕。梁簡文作歙。韓非子與奕同。陸德明曰。本又作給。案古無噏翕二字。說文解字云。歙。縮鼻也。歙有縮義。故與張爲對。顧歡因之亦得閉塞之義矣。翕。古文字少通用。

將欲弱之。必固彊之。

欲。河上公本或作使。非。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彊。

河上公、王弼作柔弱勝剛彊。

魚不可倪於淵。

河上公、王弼並作脫。古無倪字。作脫者是。莊子、說苑作脫。

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韓非子亦作邦。河上公、王弼並作國。莊子作國。說苑作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後漢書翟酺傳作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右弟三十六章。五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微明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河上公、王弼並作侯王。守下並有之字。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樸。本作朴同。

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

諸本無夫字。王弼本無此無名四字。不作無。簡文作不。

不欲以靖。

諸本並作靜。

天下將自正。

諸本正皆作定。

右弟三十七章。四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爲政章。

老子道德經考異卷下

唐太史令傅奕定本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不爲。

河上公、王弼作無以爲。韓非子與奕同。葉夢得不作非。

下德爲之而無以爲。

無。河上公、王弼作有。案應作有。或奕本傳刻誤。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下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仍。王弼作扔。案說文解字。仍。因也。扔。亦因也。夏時有扔氏。是此字。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韓非子四而後下並有失字。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諸本無也字。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王弼無也字。韓非子始亦作首。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王符潛夫論作不居其薄。與王弼本同。

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兩處。河上公並作居。王弼上處作處。下處作居。朱穆崇厚論引上二句作處。下二句作居。

右弟三十八章。一百三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論德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王侯。諸本皆作侯王。河上公無一也二字。陸希聲亦有。貞或作正。彭耜曰。諸本貞作正。避廟諱。程大昌作得一爲天下正。無以字。

天無以淸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王侯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

竭。河上公、王弼並作歇。案。應作渴。河上公、王弼作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陸希聲與奕同。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河上公貴下高下並有必字。文選耤田賦注同。

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

諸本皆作侯王自謂下河上公有曰字穀作轂不轂之義自古皆作穀善唯河上此注與高誘淮南王書注作牙轂耳案其義是也

是其以賤爲本也非歟

河上公作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王弼作此非以賤爲本耶非乎

故致數譽無譽

河上公譽作車王弼作輿案淮南子同弼陸德明以爲弼本亦作譽谷神子指歸本又作造輿于無輿

不欲碌碌若玉落落若石

河上公作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王弼落又作珞案古無琭碌珞三字碌應作落廣韻以公等錄錄爲娽娽說文解字云娽隨從也廣韻是應用之歟

右弟三十九章一百三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法本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河上公王弼顧歡並作天下萬物陸希聲同奕

右弟四十章二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去用章。

上士聞道。而勤行之。

河上公、王弼勤而行之。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而大笑之。

河上公、王弼無而字。

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曰。

河上公、王弼無曰字。

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

河上公、王弼進道句在夷道句之上。薛致元與奕同。類。河上公作類。王弼明皇並作類。

上德若谷。大白若黷。廣德若不足。

黷。河上公、王弼並作辱。作黷者。所謂以白造緇。是矣。說文解字無黷字。

建德若媮。

河上公、王弼作偷。說文解字無偷字。

質直若輸。

河上公、王弼作渝。古字通。如春秋渝平爲輸平是。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言稀聲。

稀。本多作希同。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右弟四十一章。九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同異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衰陽。

衰。諸本作抱。非。淮南子作背陰而衰陽。

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患。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稱也。

河上公、王弼並作王公以爲稱。無也字。穀。河上公作轂。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

河上公、王弼作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明皇作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父。

學。河上公、王弼作教。

右弟四十二章。七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道化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彭耜曰。葉夢得無騁字。達眞子堅作剛。案。淮南子無上之字。

出於無有。入於無間。

河上公作無出於二字。王弼並無下於字。淮南子原道訓一引與奕同。道應訓一引與河上公同。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淮南子有。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矣。

稀或作希。諸本無矣字。

右弟四十三章。四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爲偏用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河上公無是故二字。王弼亦有。

右弟四十四章。三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立戒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敝。河上公、王弼作弊。

大滿若盅。其用不窮。

河上公、王弼作大盈若沖。李善魏都賦注作大滿若沖。

大直若詘。

河上公、王弼作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靖勝熱。

靖。諸本作靜同。

知清靖以爲天下正。

河上公無知字。王弼並無以字。李約、薛致元同王弼。谷神子指歸本作能清能靖。爲天下正。

右弟四十五章。四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洪德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播。

河上公、王弼播作糞。御覽引文子曰。卻走馬以糞。車軌不接于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泛。彭耜曰。朱文公本糞下有車字。謂以走馬卻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案韓非淮南引並作糞。張衡東京賦引亦有車字。糞播古字通用。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

王弼無罪莫大句。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

河上公、王弼憯字亦作大。韓非作咎莫憯於欲利。李約憯作甚。說文解字。憯。痛也。古音甚。憯同。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本或無矣字。

右弟四十六章。四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儉欲章。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

河上公、王弼無可以二字。陸希聲作不出戶而知天下。韓非子作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

不窺牖。可以知天道。

河上公、王弼亦無可以二字。知並作見。陸希聲作不窺牖而見天道。案韓非子作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說文解字曰。窺。小視也。闚。閃也。閃。窺頭門中也。方言。凡相竊視。南楚謂之闚。沅以爲穴中竊視曰窺。門中竊視曰闚。應用闚字。老子。楚人。用楚語矣。韓非是。

其出彌遠。其知彌尠。

韓非、淮南、顯遠下有者字。顯本皆作彌。應用顯。尠古鮮少字。諸本皆作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知本或作至。

右弟四十七章。四十言。

河上公以此爲鑒遠章。

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

河上公、王弼無者字。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河上公、王弼又損下無之字。邵若愚、谷神子無以字。

無爲則無不爲。

則。河上公、王弼並作而。

將欲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河上公、王弼無將欲者三字。

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河上公、王弼無又矣二字。足河上公作可。

右弟四十八章。四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爲忘知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

得。河上公王弼作德。並無矣字。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

得。河上公、王弼亦作德。亦並無矣字。

聖人之在天下。

河上公王弼無之字。

歙歙焉。

河上公作怵怵。王弼作歙歙。並無焉字。蘇靈芝書明皇注本作惵惵。陸德明曰。一本作惵惵。河上本作淡淡。簡文云。河上本作怵怵。案今河上公作怵。是與簡文所見之本同。古無惵字。作怵是。歙怵義聲相近。

爲天下渾渾焉。

河上公、王弼作爲天下渾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咳之。

聚珍板王弼本無百姓句。據陸德明釋文應有。諸本皆有。咳。河上公作孩同。

右弟四十九章。六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爲任德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

河上公、王弼作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谷神子作而民生動之死地十有三。案韓非子與奕同。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王弼本無也字。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焉。

夫何故下。河上公、王弼無也字。無死地下。亦無焉字。谷神子作以無死地。

右弟五十章。八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貴生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爵。河上公、王弼作命。明皇陸希聲同奕。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

河上公作成之孰之王弼同奕。說文解字。毒。厚也。釋名。亭。停也。據之是亭成毒孰聲義皆相近。

蓋之覆之。

蓋河上公、王弼作養。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右弟五十一章。七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養德章。

天下有始。可以爲天下母。

諸本無可字。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河上公得作知。以作復。王弼同奕。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陸德明曰。河上兌作銳。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兩曰。河上公本或作日。淮南子作曰。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襲河上公王弼作習常葉夢得作裳案常裳古一字耳

右弟五十二章七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爲歸元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徑開元石刻作俓非是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盜夸非道也哉

夸河上公作誇王弼同奕韓非子財貨作資貨盜夸作盜竽古從于字皆訓大故爾雅訏宇大也又詩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說文解字大葉實根駭人謂之芋隸文艸竹不分疑韓非竽應作芋矣夸誇字亦通

右弟五十三章五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爲益證章

善建者不拔善裒者不脫

韓非子無二者字裒俗作抱非

子孫祭祀不輟

韓非子作以其祭祀世世不輟王弼子孫下有以字時雍同弼

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

河上公、王弼五修之下。並有於字。韓非、淮南同奕。又明皇、陸希聲本皆同。乃餘。韓非作有餘。邦本或作國。漢人辟高帝諱改也。溥。河上公、王弼諸本並作普。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程大昌無故字。邦亦或作國。

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哉。韓非作也。河上公王弼奚作何。王弼幷無之字。

右弟五十四章。八十六言。

河上公以此作修觀章。

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

河上公、王弼無者之也三字。

蜂蠆不螫。

河上公作毒蟲不螫。王弼作蜂蠆虺蛇不螫。依字。蠆應作萬。蜂應作蠭。漢書。蝮蠆手則斬手。蠆足則斬足。卽螫之謂也。說文解字蠆作蜇云螫也。知兩字聲義同矣。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谷神子本二句到轉攫開元易州石刻作攫非

骨弱筋柔而握固

握葉夢得作揔非說文解字有揔無揔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朘河上公作峻王弼作全徐鉉本說文解字朘字新附而陸德明音義引之有子和切之言似唐本有而宋本無之未定何是陸希聲無也字

終日號而嗌不歗

河上公王弼作終日號而不嗄本亦作終日號而嗌不嗄彭耜曰古本無嗌字嗌不嗄莊子之文後人溷于老子所不取案此及谷神子李約皆有嗌字即耜所云相沿之誤也嗄本又作啞陸德明曰當作噫玉篇引作終日號而不嗄嗄從口從憂說文解字有嗄字云語未定貌揚雄太元經柔兒於號三日不嗄玉篇是歗嗄之異字嗄與嗄形近或者誤嗄爲嗄又轉嗄爲啞耳又或與優通漢書東方朔傳伊優亞者辭未定亦即是嗄此字後人多亂惟奕本爲近焉

和之至也

本或無也字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則彊

益生曰祥。心使氣則彊。曰則二字。河上公作日。案淮南子並作曰。彊或作強。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右弟五十五章。八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作元符章。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

河上公、王弼無二也字。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

紛。王弼作分。谷神子作忿。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元同。不可得而親。

不可上。河上公、王弼有故字。

亦不可得而疏。

王弼無亦字。下二句同。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

王弼害作劌。蘇靈芝書作穢。說文解字。劌。利傷也。無穢字。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右弟五十六章。七十言。

河上公以此爲元德章。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政。河上公、王弼作正。古二字通用。

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奚。河上公、王弼作何。並無天下二字。王眞無哉字。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諸本無夫字。

多利器。國家滋昏。

河上公、王弼上並有民字。

民多知慧。而奢事滋起。

河上公、王弼作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司馬光伎作利。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河上公本令或作物。史記及諸本並作令。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靖而天下自正。

靖、諸本作靜。天下。諸本亦作民。莊子作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我無事而民自富。

明皇王眞句在我好靖句之上。

我無欲而民自樸。

明道藏、河上公本。下又有我無情而民自清句。攷諸本皆無之。

右弟五十七章。九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淳風章。

其政閔閔。

河上公、王弼作悶悶。

其民偬偬。

河上公作醇醇。王弼作淳淳。淮南子同河上。高誘曰。本作純純。說文解字。偬。富也。

其政詧詧。其民缺缺。

詧河上公、王弼作察同。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明皇、陸希聲無兩之字。

孰知其極。其無正衺。

衺。陸希聲作邪。河上公無此字。

正復爲奇。善復爲祆。

河上公祆作訞。王弼作妖。案妖應作㜷。古無訞字。

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韓非子固下又有以字。河上公、王弼無也矣二字。陸希聲作民迷其日固以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

劌。河上公作害。

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王弼燿作耀。李約本作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燿。廉而不劌。劌本或作穢。非。燿俗作耀。

右弟五十八章。七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爲順化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人。陸希聲作民。若。王弼作如。

夫惟嗇。是以早服。

以。諸本皆作謂。韓非同奕。

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韓非作則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

柢。河上公作蔕。韓非作深其根。固其柢。無是謂二字。蘇靈芝書亦爲蔕。

長生久視之道。

韓非下有也字。

右弟五十九章。六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爲守道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大國下。韓非有者字。烹應作享。開元石刻作享。

以道涖天下者。

河上公、王弼無者字。韓非有。古涖字作蒞。亦通用位。俗作涖及莅。並非也。

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韓非子作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聖人亦不傷民。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谷神子亦無故字。

右弟六十章。四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居位章。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靖勝牡。以其靖。故爲下也。

河上公、王弼作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牡以靜爲下。明皇、陸希聲、陳象古、較河上弼中多天下之交四字。陳象古讀牝常以靜勝斷句。牡以靜爲下斷句。道德書唐以後。惟奕本多古字古文。此或未然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於小國。

河上公、王弼無於字下同。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於大國。

此取。河上公一本或作聚。

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王弼句上有故字。河上公一本亦作或下以聚。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河上公、王弼兩者上有夫字。王弼無故字。

右弟六十一章。八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謙德章。

道者。萬物之奧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

善人之所寶。

河上公、王弼無所字。

不善人之所保。

谷神子作不善人之所不保。

美言可以於市。

河上公、王弼無於字。淮南子作美言可以市尊。

尊言可以加於人。

河上公、王弼作尊行可以加人。淮南子作美行可以加人。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下。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進此道也。

河上公、王弼進上有坐字。無也字。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河上公、王弼無以字也字。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曰。河上公作日。王弼作不曰以求得。

右弟六十二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爲道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乎於其易。爲大乎於其細。

本皆無二乎字。

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河上公、王弼皆無二之字。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

王弼本無二者字。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河上公無矣字。

右弟六十三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恩始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

判。河上公作破。王弼作泮。陸德明曰。脆。河上作臲。說文解字云。臲。耎易破也。脆。小耎易斷也。是臲脆同義。古無脆字。當爲脆。泮判字通。

其微易散。

李約上有故字。

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

河上公、王弼乎皆作於。無其字。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流俗本毫作毫。非是。抱或作抱。亦非。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河上公無是以二字。

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

河上公、王弼無其字。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河上公、王弼無矣字。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復上。河上公、王弼無以字。韓非亦無以。不欲下有而字。復下有歸字。所過下有也字。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本無也字。

右弟六十四章。一百三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守微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也。

河上公、王弼並作智多。無也字。

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也。

王弼無也字。河上公幷無故字。

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

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

王弼無常也二字。河上公作楷式。王弼曰。稽。同也。與鄭元注尙書稽古之義合。

能知稽式。是謂元德。

河上公、王弼能作常。

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

河上公、王弼作然後乃至大順。

右弟六十五章。七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爲淳德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諸本無也字。

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其以言下之。

河上公無其字。王弼幷無聖人二字。明皇同奕。

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

河上公、王弼無其字。明皇同奕。

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

河上公作處民上而不重。處民前而不害。王弼作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明皇同弼。民作人。本皆無也字。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

猒。蘇靈芝書同。本皆作厭。

不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河上公、王弼無上不字。

右弟六十六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後己章。

天下皆謂吾大似不肖。

王弼作我道大似不肖。谷神子無皆字。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河上公一本無也字。

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河上公、王弼作持而保之。陸希聲作保而持之。韓非子同奕。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王弼無夫字。韓非作故能爲成事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

王弼無其字。捨作舍。開元石刻作捨。案應作捨。

是謂入死門。

河上公、王弼作死矣。

夫慈以陳則正。

河上公、王弼作慈以戰則勝。韓非作慈於戰則勝。依義當作敼字。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衞之。

道藏、河上公本作天將救之。以善以慈衞之。然他本並無以善二字。

右弟六十七章。一百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三寶章。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也。

河上公、王弼無古之也三字。明皇只無也字。

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

河上公作不與爭。王弼作不與。無爭字。明皇同奕。

善用人者爲之下。

河上公無之字。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

右弟六十八章。四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配天章。

用兵者有言曰。

河上公、王弼無曰字。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

仍。王弼作扔。河上公、王弼執無兵句。並在仍無敵之下。陸希聲同奕。

禍莫大於無敵。

無。河上公、王弼作輕。下同。

無敵則幾亡吾寶。

河上公、王弼無則字。亡作喪。

故抗兵相若。

若。河上公、王弼作加。

則哀者勝矣。

河上公作則哀勝也。王弼同奕。無則字。

右弟六十九章。五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元用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

河上公、王弼作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主。

主。河上公、王弼作君。淮南亦作君。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淮南有。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河上公、王弼作則我者貴。

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

河上公、王弼無而字。

右弟七十章。五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知難章。

知不知。尚矣。

河上公、王弼尚作上。無矣字。

不知知病矣

河上公、王弼無矣字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

河上公、王弼無之字韓非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

是以不吾病

河上公、王弼作是以不病韓非作是以無病也

右弟七十一章三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爲知病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河上公無則字王弼無矣字

無狎其所居

狎河上公作狹居司馬光作安說文解字無狹字

無猒其所生

猒本皆作厭下同

夫惟無猒是以無猒

兩無。河上公、王弼作不。

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河上公、王弼無兩而字。

右弟七十二章。四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爲愛己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默然而善謀。

默。河上公作墠。王弼作繟。陸德明曰。梁武王尙鍾會孫登張嗣本有此坦。案三字聲同。故通用此字。惟奕本作默耳。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不。河上公作勿。王弼同奕。

右弟七十三章。六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爲任爲章。

民常不畏死。

河上公、王弼無常字。

如之何其以死懼之。

河上公、王弼作柰何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而殺之。

得下。河上公有執字。

孰敢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谷神子作夫孰敢矣。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稀有不自傷其手矣。

河上公作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王弼作常有司殺。夫司殺者。是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明皇作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陳象古作常有司殺者殺。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矣。本皆異。唯陸希聲同奕。道德書。河上公多與王弼同。奕多與希聲同也。案淮南子作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亦略與諸本異。

右弟七十四章。六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制惑章。

民之飢者。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

飢。河上公、王弼諸本皆作饑。案古饑饉字作饑。飢餓字作飢。此應作飢。諸本亦無者也二字。

民之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

諸本亦無者也二字。

民之輕死者。以其上求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諸本亦無者也二字。無弟二生字。

夫惟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

河上公、王弼無弟一貴字。無也字。淮南子作是賢於貴生焉。

右弟七十五章。六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爲貪損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

彊或作強。谷神子無二也下並同。

艸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艸木上。河上公、王弼有萬物二字。

故堅彊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

是以兵彊者則不勝

河上公、王弼無者字。

木彊則兵。

道藏中奕本兵字誤共。案今河上公本亦誤共。皆非也。王弼本作兵。列子云。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卽用此文。

故堅彊處下。柔弱處上。

王弼作強大處下。

右弟七十六章。五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爲戒彊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歟。

王弼無者字。河上公歟作乎。邵若愚猶作由。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補。河上公作與。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明皇無而字。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者乎。

河上公作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王弼作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明皇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陸希聲作孰能以有餘而奉於天下。其惟有道者乎。李道純曰。中加不足二字者非。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居。河上公、王弼作處。明皇無弟二而字。

其不欲見賢耶。

河上公、王弼無耶字。

右弟七十七章。八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天道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

河上公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先作勝。宋徽宗同奕。

以其無以易之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宋徽宗同奕。

柔之勝剛。弱之勝彊。

河上公上有故字。王弼二句到轉。淮南子兩句下並有也字。

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河上公、王弼作莫不知。莫能行。淮南子同奕。

故聖人之言云。

河上公作故聖人云。王弼作是以聖人云。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之王。

河上公、王弼作社稷王。天下王。無此二之字。是爲之爲。河上公亦作謂。淮南子兩受字上。並有能字。

正言若反也。

諸本無也字。

右弟七十八章。七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爲任信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李約無而字。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河上公、王弼無故字。

右弟七十九章。四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爲任契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河上公作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王弼幷無人字。陸德明曰。河上伯字絕句。李道純同弼。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輿。河上公作車。民。王弼作人。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陳應作陳。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民。王弼作人。改民爲人。皆唐本也。

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

河上公、王弼無至治之極民各六字。

安其俗。

河上公、王弼作安其居。

樂其業。

河上公、王弼作樂其俗。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河上公、王弼無使與二字。

右弟八十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爲獨立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

善言辯言。河上公、王弼作善者辯者。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

無。河上公、王弼亦作不。

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右弟八十一章。五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爲顯質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老子翼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黃聿祥鮑嘉祥）

製嚴

G一四六三上